

佛
藏
經

佛教正覺同修會 恭印
公元二〇一二年印製五千冊

佛
藏
經

佛教正覺同修會 恭印

公元二〇一二年印製五千冊

《佛藏經》卷上

姚秦龜茲三藏鳩摩羅什譯

〈諸法實相品〉第一

如是我聞：一時佛住王舍城耆闍崛山中，與大比丘僧俱，皆是眾所知識，及無邊大菩薩摩訶薩眾，無量無數。

爾時舍利弗從三昧起，行詣佛所。偏袒右肩，頭面作禮，白佛言：「稀有，世尊！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。」佛告舍利弗：「汝見何利，歎言『稀有，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』？」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我在靜處每作是念：『世尊乃於「無名相法」以名相說，「無語言法」以語言說。』思惟是事，生稀有心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如是，是事稀有，第一稀有，謂是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舍利弗！譬如巧畫師，畫於虛空現種種色相。於意云何，是畫師者

爲稀有不？」「稀有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如來所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說一切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倍爲稀有。所以者何？無名相法，無念無得，亦無有修，不可思議，非心所依；無有戲論，非是戲論所可依止，無覺無觀無有所攝。不在於心，非得所得；無此無彼，無有分別；無動無靜，本來自空；不可念，不可出，一切世間所不能信。如是無名相法以名相說。如是，舍利弗！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倍爲稀有。」

「舍利弗！譬如有人嚼咽須彌能令消盡，飛行虛空不以爲患，於意云何，爲稀有不？」「稀有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諸佛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，倍爲稀有。」

「舍利弗！譬如火城縱廣深淺各一由旬，四門出焰，人負乾草於中而過，猛風吹焰，燒爆其身；是人能令火不燒草及不燒身，於中得出如本無異。於意云何，爲稀有不？」「稀有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，倍爲稀有。」

「舍利弗！譬如有人以石爲筏，從海此岸度至彼岸；於意云何，爲稀有

不？」「稀有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，倍爲稀有。」

「舍利弗！譬如有人負四天下及諸須彌、山河草木，以蚊腳爲梯，登至梵天；於意云何，爲稀有不？」「稀有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倍爲稀有。」

「舍利弗！譬如藕絲懸須彌山在於虛空，於意云何，爲稀有不？」「稀有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，倍爲稀有。」

「舍利弗！譬如劫盡大火燒時，人以一唾能滅此火，又以一吹還成世界及諸天宮；於意云何，爲稀有不？」「稀有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，倍爲稀有。」

「舍利弗！恒河廣大爲無量不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四天下中普雨大雨，滄如恒河；有人以手承此雨滄無所遺落，於意云何，爲稀有不？」「稀有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，

倍爲稀有。」

「舍利弗！須彌山王爲高大不？」「高大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四天下中普雨大石皆如須彌，有人以手承接此石，無所遺落如芥子者；於意云何，爲稀有不？」「稀有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，倍爲稀有。」

「舍利弗！譬如有人以一切眾生置左手中，右手接舉三千世界山河草木，皆能令是一切眾生同心喜樂，其意不異。於意云何，爲稀有不？」「稀有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如來所說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，倍爲稀有。」

「舍利弗！如來所說諸法無性，空、無所有，一切世間所難信解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是法無想、離諸想，無念、離諸念，無取無捨、無戲論、無惱熱，非此岸、非彼岸、非陸地，非癡非明；以無量智乃可得解，非以思量所能得知。無行、無相、無有惱熱。無念、過諸念，無心、過諸心，無向無背、無縛無解，無妄、無妄法，無癡、無癡法，無有癡網，無名無言，無說、無

不說，無盡、無不盡，無行、無行相，無道、無道果，無離、過諸離，無思惟、無雜糅，不取不捨，無得、不可得；除諸滯著，除貪恚癡；非實、非虛妄，非常、非無常，非明、非不明，非闇非照，不在心；無有性，性本空。能降伏魔，降伏煩惱，降伏五陰，降伏十二入，降伏十八界；降伏說有五陰者，降伏說有十二入者，降伏說有十八界者，降伏說有眾生者、說有人者、說有壽者、說有命者、說有有者、說有無者，降伏一切諸邪行者。舍利弗！我此聖法，皆能降伏一切貪著乃至說有法者、不信樂諸法如實相者、逆佛法者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！若有眾生說我者、說人者、說眾生者、說斷滅者、說常者、說有者、說無者、說諸法者、說假名者、說邊者，皆違逆佛，與佛共諍。舍利弗！乃至於法少許得者皆與佛諍，與佛諍者皆入邪道，非我弟子；若非我弟子，即與涅槃共諍，與佛共諍，與法共諍，與僧共諍。」

「舍利弗！如是見人，我則不聽出家受戒。舍利弗！如是見人，我則不聽受一飲水以自供養。舍利弗！若人除捨如是不善貪著事者，於我法中出家求道，不念涅槃，不以涅槃爲念，不貪涅槃，於畢竟空法不驚不畏；是人尚

爲斷諸法故勤行精進，何況如是不善、貪著，謂著我、著眾生、著人、著法。是人爲斷諸貪著故，但勤修習無相三昧，於無相三昧亦不取相；是人通達一切諸相皆是一相，所謂無相。舍利弗！是則名爲於聖法中柔順法忍。得是柔順法忍，乃名是我弟子，能消供養，不空受身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！我是真實相法，不可入不可取，不可捨不可貪，不可說、斷語言道。無歡無喜、斷貪喜心，非眾緣合、離眾因緣；無道斷道至於無道，斷諸語言論議音聲，無形無色無取無著無用，無實無妄無闇無明，無壞無淨無合無散，無動無念無有分別，不可得示；非垢非淨、非名非相，非心數法、非心所解。」

「我此法中無男無女、無天無龍、無夜叉、無乾闥婆、無鳩槃荼、無毘舍闍。無斷無常，無我無眾生無人，無來無去無出無入，無戒無犯無淨無垢，無有三昧，無定無定根，無禪無禪根，無知無見無貪無諍，無道無道果，無慧無慧根，無明無非明，無解脫無非解脫，無果無得果，無力無非力，無所畏無無所畏，無念無念根，無坐無行無有威儀，無此無彼無憶想分別，無菩提無菩提分，無智無非智，無地無水無火無風，無罪無福，無法無非法，無

苦無樂。拔諸一切戲論根本，一切永離，冷而無烟。」

「舍利弗！舉要言之：我法悉破一切諸念、一切諸見、一切諸結、諸增上慢。不念一切諸所憶念，除斷一切種種語言。我是法中無常無無常，無苦無樂，無垢無淨，無斷無常，無我無眾生，無人無壽者無命者，無生無滅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如來於法都無所得無所滅，故名爲涅槃，亦不見有得涅槃者。舍利弗！佛亦不念涅槃，不以涅槃爲念，亦不貪著涅槃，是故當知是爲第一奇特稀有。所謂如來說一切法無生無滅無相無爲，令人信解倍爲稀有。」

〈念佛品〉第二

爾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於此法中云何爲惡知識？云何爲善知識？」佛告舍利弗：「若有比丘教餘比丘：『比丘！汝當念佛、念法、念僧、念戒、念施、念天。比丘！汝當觀身，取是身相，所謂不淨。當觀一切諸有爲法皆

悉無常，觀一切法空無有我。比丘！汝當取所緣相，繫心緣中，專念空相。當樂善法，當取不善法相；取不善法相已，爲令斷故觀念修習；謂爲斷貪欲觀不淨相，爲斷瞋恚觀慈心相，爲斷愚癡觀因緣法；常念淨戒深取空相，勤行精進爲得四禪，專心求道；觀不善法皆是衰惱，觀於善法最是安隱。一心修道，分別諦觀善不善法；諦取相已一心思惟，觀涅槃安隱寂滅，唯愛涅槃畢竟清淨。』如是教者名爲邪教，謂是正教而是邪教。舍利弗！如是教者名惡知識，是人名爲誹謗於我，助於外道，亦爲他人說邪道法。舍利弗！如是惡人，我乃不聽受一飲水以自供養。我說教者，不說受者，舍利弗！於我法中多有如是增上慢教。」

「舍利弗！若受教者受戒五歲，不能悉捨如是所教，於是教中勤心精進，自有得無所有比丘，不往諮問；我說此人雖有五歲，猶名邪見；雜外道法，順行魔事。舍利弗！若有比丘受是教已，聞空無所得法，即自覺知：我先受者皆是邪見。於空無所得法無疑無悔，深入通達，不依一切我見人見，舍利弗！我說此人名爲得清淨梵行。舍利弗！若有比丘成就如是無所得忍，雖現

未得無餘涅槃，我記是人彌勒佛時當在初會；時彌勒佛歡喜三唱：『是人能於釋迦牟尼佛法中，成就無所得忍。』舍利弗！若在家出家成就此忍，我說是人必得涅槃。」

「舍利弗！若有人受如是教已，聞空無所得法即時驚畏；是人可懲，無有救者，無有依者，直趣地獄；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於佛教中驚疑畏者，是人則爲具足惡道；所以者何？我常自說，有所得者是惡道分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佛所得法無有差別，是與非是若可差別，是有所得。舍利弗！人寧成就五逆重罪，不成就我見、眾生見、人見、壽見、命見、陰入界見，貪著持戒著持戒見，貪著三昧著三昧見，依於佛想得於法想，於僧斷事成就身見，何以故？於佛法中成就身見，不在僧數。」

「舍利弗！佛弟子眾，心無分別。舍利弗！佛弟子眾無不善者，無破戒者，無破見者，無破威儀者。舍利弗！何等爲惡不善？」佛告舍利弗：「於佛眾中，不在僧數，名惡不善。謂心心數法與諸緣合，無真實事，但作分別，以分別故計有所得；是人乃至所有言說心心相續，乃至善不善法，於聖法中

名惡不善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所有樂處中必有苦，如來法者滅是苦樂。」

「舍利弗！如來所得，是中無欲亦無非欲，無樂、無苦、無思、無想、無修，乃至亦無空相；何以故？舍利弗！若計空相即是我相眾生相者，是常相者，是斷相者；何以故？舍利弗！隨所有想則生諸相，是皆墮邪。舍利弗！空名無念，是名為空；空念亦空，是名為空；舍利弗！空中無善無惡，乃至亦無空相，是故名空。舍利弗！諸有為法可知可解，空非可知亦非可解，非可思量，是故名空。舍利弗！空相非念得，何以故？空無相故，是故名空。」

「舍利弗！何故說行空行？不念一切諸想，乃至空想亦復不念，是名空行。舍利弗！想名乃至心有所念，即名為想。無所念者乃名無想，離諸想故名為無想；隨所取想皆是邪見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於聖法中計得寂滅皆墮邪見，何況言說？何況說者？如是空法以何可說？舍利弗！諸佛何故說諸語言皆名為邪？不能通達一切法者，是則皆為言說所覆，是故如來知諸語言皆為是邪，乃至少有言語、不得其實。舍利弗！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是無想無念，何以故？如來於法不得體性，亦不得念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如來何故說有念處？」佛告舍利弗：「經說『若人得四念處，是人能得諸法體性，能得自身、得我、得人』，無有是處。示法別相空，故說四念處。四念處性無性無處，無念無說無有貪著；念性尚無，何況念處？是故如來說名念處。舍利弗！諸法若有決定體性，如析毛髮百分一者，是則諸佛不出於世，亦終不說諸法性空。舍利弗！諸法實空無性一相，所謂無相，如來悉見，如來以是說有念處。舍利弗！念處名為無處，念無非處；無念無念業，無相無分別，無意無意業，無思無思業，無法無法想，皆無合散，是故賢聖名為無分別者，是名念處。如來以是說有念處，隨順無所有故名為念處。」

「隨順念佛名為念處，舍利弗！云何名為念佛？」佛告舍利弗：「見無所有，名為念佛。舍利弗！諸佛無量，不可思議，不可稱量，以是義故，見無所有，名為念佛。實名無分別，諸佛無分別，以是故言念無分別即是念佛。復次，見諸法實相名為見佛，何等名為諸法實相？所謂諸法畢竟空無所有，以是畢竟空無所有法念佛。復次，如是法中乃至小念尚不可得，是名念佛，

舍利弗！是念佛法斷語言道，過出諸念，不可得念，是名念佛。舍利弗！一切諸念皆寂滅相，隨順是法，此則名為修習念佛。不可以色念佛，何以故？念色取相，貪味為識；無形無色無緣無性，是名念佛。是故當知：無有分別，無取無捨，是真念佛。」

〈念法品〉第三

爾時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云何為人亦說是法為惡知識？世尊！云何為人亦說是法為善知識？」佛告舍利弗：「若有比丘教他比丘：『比丘！汝今當知念佛事空，念所緣處，是不應念；汝所念空，念亦復空。』是無性空，能斷色相，能斷取相；是人爾時不得無相，何況於念？是人爾時都無所有，寂滅無性；不集諸相，滅一切法，是則名為修習念佛。念佛名為破善、不善一切覺觀，無覺無觀寂然無相，名為念佛。何以故？不應以覺觀憶念諸佛，

無覺無觀名爲清淨念佛；於此念中，乃至無有微細心心念業，況身口業？又念佛者離諸相，諸相不在心；無分別、無名字、無障礙，無欲無得，不起覺觀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隨所念起一切諸相，皆是邪見；舍利弗！隨無所有，無覺無觀無生無滅，通達是者名爲念佛。如是念中無貪無著，無逆無順無名無想，舍利弗！無想無語乃名念佛；是中乃無微細小念，何況粗身口意業？無身口意業處，無取無捨，無諍無訟，無念無分別，空寂無性，滅諸覺觀，是名念佛。舍利弗！若人成就如是念者，欲轉四天下地、隨意能轉，亦能降伏百千億魔；況蔽無明，從虛誑緣起無決定相？是法如是無相無戲論，無生無滅，不可說，不可分別，無聞無明；魔、若魔民所不能測，但以世俗言說有所教化，而作是言：『汝念佛時莫取小相，莫生戲論，莫有分別；何以故？是法皆空，無有體性，不可念一相，所謂無相，是名真實念佛，所謂無生無滅無相；何以故？如來不名爲色，不名爲相，不名爲念，不名分別，不逆不順，不取不捨，非定非慧，非明非無明；如來不可說，不可思議無相。汝今莫樂取相，莫樂戲論，佛於諸法無執無著，不見有法可執可著。』是人於佛

猶尚不得，何況於念？舍利弗！如是教者名善知識。第一義中無有決定是善知識、是惡知識。」

「復次舍利弗！若有比丘教餘比丘：『比丘！汝當分別觀察諸法，亦復莫念法相。』是比丘如是修習，心無繫著，則能通達諸法一相，所謂無相。是人猶尚不生法想，況我人想？舍利弗！於意云何？念法想者，是人能滅一切法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如樹無根，能有枝葉華果實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「如是，舍利弗！若人不得諸法根本，是人能生諸法想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若人不得念法相，是人能滅一切法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「是人不得於法，不得法相，不得於滅，亦不分別無生無滅。是人爾時不生不滅，不名得涅槃者，亦復不名無得涅槃，舍利弗！如是教者名善知識。第一義中無善知識、無惡知識。」

「舍利弗！若人成就如是相者，世間稀有，得不顛倒真實見故，是為正見。復次，舍利弗！正見者名為正作正行正道正解，無有顛倒如實而見，是故如來說名正見。舍利弗！若有眾生無有顛倒如實觀者，則有正見；若生我

相人相眾生相者，當知是人皆是邪行。舍利弗！佛及弟子不說有我，不說有人，不說眾生，不說壽、不說命，不說斷常，是故佛及弟子名為正見，何以故？正觀不顛倒故。舍利弗！一切凡夫於此事中無能入者，何以故？一切凡夫都無正見，但有隨順正見得柔順忍，不能如實；舍利弗！是名正見邪見差別。如實見故名爲正見，見世樂因增長財利是世間正見，是皆欺誑，不免生死；舍利弗！佛說世間正見，是說懈怠下劣之法。賢聖不作是念：『此是正見，此是邪見。』所以者何？一切諸見皆從虛妄緣起。舍利弗！若作是念『此是正見』，是人即是邪見。舍利弗！於聖法中拔斷一切諸見根本，悉斷一切諸言語道，如虛空中手無觸礙，諸沙門法皆應如是。」

〈念僧品〉第四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世尊！何等爲聖眾？」佛告舍利弗：「舍利弗！若有人能信解通達一切諸法無生無滅無起無相，成就是忍，尚不得我，況得須陀洹、

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？況復得法？況得男女？何況得道？況得如是等事是名聖眾？是亦不得。」

「復次舍利弗！眾生少能信解無生無滅無相法者。若能信解無生無滅無相法者，心無顛倒；共相知解，以法和合，不受後有；知諸世間但從虛妄緣起，是人則更不住是身，以是因緣說名聖眾。」

「是人於是語言亦復不得謂諸名相，但集無相無戲論事，是名僧寶，應受供養。得無顛倒真實義故，是人以是方便念僧，是事亦空。舍利弗！如是教者名善知識。」

「舍利弗！斷一切語言道，名為聖眾。何以故？於聖法中所因語言說真實義，如是語言亦不可得，是故當知斷諸語言名為聖眾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或有人言：『於此法中無有言說，無有定者，何名為僧？』舍利弗！我於此法中有如是答：『眾僧名為示如實事。』此事決定亦不可得，俱同一學一忍一味；是事亦以世俗語故說，非第一義。第一義中無有定實名為僧法常不壞者；聖人若說言有是法，是即為汙；所以者何？若人作是分別：

『是男是女，是天是龍，是夜叉、是乾闥婆、是鳩槃荼，是法、是非法。』
作是分別已，得種種事；得種種事，故作是言：『是坐是臥，是行是住。』
聖人得諸法實相故，亦不分別是男是女，是天是龍乃至是法是非法，不分別
故不得種種法；不得種種法者，能作是說『是坐是臥是行是住』不？」「不
也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若人言『是男是女，是天是龍乃至是法是非法』，是
人所說非虛妄耶？」「虛妄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若不入是虛妄者名為聖眾，
不顛倒故名爲聖眾。」

「舍利弗！所有不善，所有可知，所有可得，如是一切諸不善法，皆以
名相爲本。此賢聖法中斷諸名相，又不念名相，不得名相，云何當言是聖是
眾？斷諸名相名為聖眾。若有法處，可破可斷；賢聖法中無名無相無有語言，
斷諸語言，無有合散；若言無僧，則破聖眾，是亦不得。所謂名相虛妄想故，
著種種邪見；因是邪見更受後身，貪著諸見則五陰生。舍利弗！五陰皆是虛
妄貪著，是名惡道，是名邪見；賢聖眾者無有此事，但知虛妄緣故起於三界，
知是事故名為聖眾。」

「舍利弗！凡所有見，於聖眾中皆不可得，謂我見、眾生見、壽命見、人見，男見女見，天見地獄見，畜生見餓鬼見，陰入界見，貝聲見鼓聲見，地聲見水風聲見，持戒聲見毀戒聲見，正道聲見邪道聲見；垢聲淨聲、禪定三昧八聖道聲、須陀洹果斯陀含果阿那含果阿羅漢果聲見，解脫聲見、得果聲見，佛聲見、法聲見、僧聲見，滅聲見、涅槃聲見；舍利弗！是名虛妄音聲等見。賢聖眾者，於第一義不得是見，通達種種音聲一相，所謂無相；無違無諍，成就不顛倒法忍故，名爲聖眾。舍利弗！是不顛倒法忍即是無相，無相故無取無捨、無逆無順、無生無滅；是中自然歸滅，無修無壞無起無得；不分別此彼故，心常捨離。所以者何？於是忍中無此岸無彼岸，無分別無非分別；通達無相，成就是忍，名爲聖眾；破和合故，名爲聖眾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餘經說『若人見法，是爲見我；如來非法，亦非非法』，何以故？調達愚人及諸外道，皆以色身見佛。舍利弗！如來不應以色身見，亦復不應以音聲見；舍利弗！若人以色身見佛，是去佛遠；所以者何？佛不名色，不名爲見，名爲見佛。舍利弗！若人能見諸法無相，無名無觸無憶無念

無生無滅，無有戲論，不念一切法；不念涅槃、不以涅槃爲念，不貪涅槃；信解諸法皆是一相，所謂無相，舍利弗！是名真見佛。謂一切法無求、無戲論、無生，於此事中亦不念、不分別，是名見佛。若有諸人於此法中無憶想分別，無取無捨無貪無違，無相、無相業，不貪言說，知法假名，皆無所有；斷語言道，無有差別，亦無戲論，是名無生無相行者，於世界中名爲聖眾。」

「舍利弗！見何法故名爲見佛？所謂無相，無分別無戲論，不受一切法。若以空門、若寂滅門、若離門，不念見、不得見；是事亦不得，所謂名字；是處亦不得，所謂涅槃；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我尚不念涅槃，云何當說汝等當念涅槃，當得涅槃？舍利弗！若人得涅槃者，是人不得隨如來出家，隨六師出家。舍利弗！當知是人爲是法賊入我法中，當知是人汙辱我法，當知是人爲是大賊，如大城邑中有大賊；所以者何？如是癡人尚不得涅槃，何況我人？舍利弗！如是癡人，我以手遮；非我弟子，不入眾數，我非彼師。舍利弗！若知諸法無生無滅無念無相，得是法忍者尚不得涅槃，何況我人？舍利弗！佛亦說言如是名爲見法，能見是事名爲見佛。舍利弗！云何名爲如來？」佛

告舍利弗：「一切法如，不異不壞，是名如來。若人於是法中無有疑悔，是名聖眾。」

「舍利弗！過去世中有一癡人不識獼猴，入一大林見獼猴群，叢聚一處；是人曾聞有忉利天，便謂爲是忉利諸天。即出樹林還本聚落，多人眾中作如是言：『汝等曾見忉利天不？』眾人答言：『未曾見也。』即時語言：『我已得見。汝欲見不？』皆言欲見，即將大眾詣彼林中示獼猴群：『汝等觀此忉利諸天。』眾人皆言：『非忉利天，此是獼猴樂住林中。汝癡倒故，不識獼猴，又亦不識忉利諸天。』舍利弗！是人空將大眾詣彼林中。」

「如是舍利弗！於未來世當有比丘至白衣家作是言：『汝欲見佛聖眾，聽佛法不？』中有白衣信佛法者，皆言欲見、聽受佛法。舍利弗！中有白衣貪樂語言，入於塔寺；有諸比丘好於言說，能通諸經，依止語言，樂於文飾；是諸沙門隨順爲說，謂是真道；但充眾數，如牧牛人俱樂讀經，不入真際；但悅人意貴於名利，善巧世事不淨說法；但能巧語行世間道，無有威德，破涅槃因；捨聖默然不樂禪定，晝夜常好談論諍訟；臥厚被褥，尚無一念隨順

禪定，何況能得成沙門果？是人睡眠常與俗心相應，初夜後夜不修順忍，樂於下法。是人亦多得供養衣服飲食，何以故？是人常爲惡魔所攝，樂淺近語，於第一義不能勤學，不能誦持第一深經；聞則驚畏，捨於淳濃而取糟粕。有諸凡夫見得利養，生貪著心，作是念言：『我等亦當習是言論。』舍利弗！是人捨於無上法寶，墮在邪見，是沙門旃陀羅。有諸白衣往詣其所，如此惡人而爲說法，以利養故稱讚於佛及法與僧；但求活命，爲財奴僕；貪重衣食，讚己所樂：『若行布施，得生天上。』於佛法中，施爲下法，讚以爲最，而作是言：『大施因緣得生天上。』不知語言、不解義趣，但知初入淺近下法，貪著我人，捨第一義。」

「舍利弗！如是說法，或時有人生信出家，與諸惡人而共和合，不能勤求第一深義，有所得者說有我人壽者命者，臆想分別無所有法。於阿毘曇、修多羅中自爲議論，或說斷常，或說有作，或說無作；舍利弗！我法爾時多外道法，令諸眾生正見心壞；如是，舍利弗！我清淨法以是因緣漸漸滅盡；舍利弗！我久在生死受諸苦惱所成菩提，是諸惡人爾時毀壞。舍利弗！若有

比丘不能捨是有所得見、我見、人見，不解如來隨宜所說，而言決定有我人法，如是之人我則不聽受一飲水。或時是人得聞空法，信心清淨而不驚疑，即便還應導引眾人入實相義，便應出家受具足戒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若人不捨如是見者是名外道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以世俗因緣假說有我，非第一義。若有人言我亦復以世俗因緣而說有我，是人若能通達無生無滅無相之法，與我所說不相違者，是我弟子。舍利弗！若有人言：『如來何故隨世因緣，於無我法而說有我？如來不應爲世間故作不實語。又諸經中多說有我，佛所說者不應虛也。』舍利弗！應答是人：『佛說諸法皆空寂，無主無性；但是虛妄，非第一義。如來不以第一義故說有我人。』聖人言說無所貪著，無智慧人無與佛等，亦無過者；舍利弗！如來智慧不可思議，以是智慧知眾生心，寧當有人與佛等者？佛爲大龍、大法之王，不應難言：『佛說有人。』一切世間常共我諍，我常不與世間共諍；舍利弗！說有我者甚可哀愍，此中無法，亦無有我；多有眾生不解如來隨宜所說，違逆法寶，多墮惡趣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知邪見而不爲邪見，知邪見者即是正見。舍利弗！邪見終不變作正見，見不知見。舍利弗！諸佛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一切世間所難得信。我於諸天一切世間，是最可信，非不可信。舍利弗！我所說法爲至彼岸，是中亦無至彼岸者。我所說法爲盡諸行，是中亦無盡諸行者。我所說法爲寂滅故，是中亦無有寂滅者。我所說法爲減度故，是中亦無有減度者。我所說法爲解脫故，是中亦無有解脫者。我所說法爲諸智故，是中亦無有諸智者。我所說法爲淨垢故，是中亦無有淨垢者。舍利弗！如來爲天說法亦無有天，爲人說法亦無有人，爲眾生說法亦無有眾生。舍利弗！如來說明及與解脫，是中無明及與解脫。我說念佛，佛不可念。我說空行，空不可行，亦不可念。舍利弗！是名如來所說經法章句，是中無有說者。諸惡人等得此章句爲他人說，亦復以我爲師；無有如來聖眾功德，而自爲僧數。舍利弗！譬如獼猴群不似忉利天，如是眾惡人不似我聖眾；舍利弗！是諸惡人，但以音聲語言自謂沙門，似如癡人見獼猴群謂忉利天。舍利弗！中有出家人喜樂問難，得值善師爲說名色寂滅語言道斷，無起無失，通達無相。得聞如是無生

無滅無相之法，不驚畏者，當知是人已曾供養無量諸佛，能知我法，可名聖眾。」

〈淨戒品〉第五之一

佛告舍利弗：「破戒比丘有十憂惱箭，難可堪忍。比丘成就十憂惱箭，則於佛法不得滋味，憎說法者，不樂親近。何等爲十？舍利弗！破戒比丘見僧和合不生喜心，何以故？『和合布薩必驅我出』，是惡比丘自知有過，常懷憂惱，於持戒者瞋恨不喜。舍利弗！是名破戒比丘初憂惱箭，必墮惡道。」

「復次舍利弗！破戒比丘眾所憎惡，不欲親近。如惡牛利角，人所捨遠。是惡比丘自知有過，常懷疑憂惱。舍利弗！是名破戒比丘二憂惱箭，必墮惡道。」

「復次舍利弗！破戒比丘遙見比丘眾，自知不同，惡心捨離；懷愧恥故

不能入眾。舍利弗！是名破戒比丘三憂惱箭，必墮惡道。」

「復次舍利弗！破戒比丘毒惡心盛，不可化喻；猶尚無有外道戒法，況於淨戒？以其破戒因緣，人不親近。舍利弗！是名破戒比丘四憂惱箭，必墮惡道。」

「復次舍利弗！破戒比丘以他財物自養其身，我說此人為重擔者。所以者何？行者、得者應受供養，破戒比丘非是行者，非是得者。是故，舍利弗！破戒比丘當於百千萬億劫數，割截身肉以償施主；若生畜生，身常負重。所以者何？如析一髮為千億分，破戒比丘尚不能消一分供養，況能消他衣服飲食臥具醫藥？舍利弗！破戒比丘著聖法服，猶尚不應入寺一步，何況得受一飲之水乃至床榻？何以故？舍利弗！如是惡人於天人中是為大賊，一切世間皆應遠離。舍利弗！是敗壞人即是怨家，如來悉聽一切世間皆至我所；破戒之人，如來手遮，非我弟子，何況一日住我法中？舍利弗！譬如死人、死蛇、死狗最為臭穢，清淨諸天欲遊戲時，不應得見，若見則遠；如是，舍利弗！破戒比丘如彼三屍臭穢不淨，智者遠離，不與同事布薩自恣。舍利弗！

破戒比丘於我法中爲是不吉，持戒比丘見此破戒，即時遠離；何以故？若破戒比丘手所觸物及所受物，於持戒者則爲毒惡。舍利弗！正使三屍臭穢滿地，我能於中行四威儀，不能與此破戒比丘須臾共住；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是爲沙門中卑陋下賤，爲沙門中朽壞弊惡，爲沙門中秕糠，爲沙門中垢，爲沙門中濁，爲沙門中汙，爲沙門中曲，爲沙門中粗，爲沙門中失聖道者；如是人等，於我法中出家求道而得重罪。舍利弗！如是之人於我法中，爲是逆賊，爲是法賊，爲是欺誑詐僞之人；但求活命，貪重衣食，是則名爲世樂奴僕。舍利弗！譬如黃門非男非女，破戒比丘亦復如是，不名在家、不名出家，命終之後直入地獄。舍利弗！譬如蝙蝠欲捕鳥時則入穴爲鼠，欲捕鼠時則飛空爲鳥，而實無有鼠鳥之用，其身臭穢，但樂闇冥；舍利弗！破戒比丘亦復如是，既不入於布薩自恣，亦復不入王者使役，不名白衣、不名出家，如燒屍殘木不復中用。如是比丘無有戒品、定品、慧品、解脫品、解脫知見品，但有具足破淨戒品；不能出大微妙音聲：戒聲、定聲、慧聲、解脫聲、解脫知見聲，但出毀戒弊惡音聲；與諸同惡俱出惡聲；但論衣服飲食床臥，受取布

施樹木華果；爲貴人使，及論國土吉凶安危戲笑眾事諸不善語，常於日夜伺求塵染；比丘如是身業不淨、口業不淨、意業不淨，當墮地獄。舍利弗！是破戒比丘樂於闇冥，如彼蝙蝠；聞說正經以爲憂惱，所以者何？如實說故。世間之人不喜實說，但樂順意；如是比丘於說法者心不清淨，重更爲罪，增益地獄。舍利弗！是名破戒比丘五憂惱箭，必墮地獄。」

「復次舍利弗！破戒比丘無有羞恥，諸根散亂，成就不淨身口意業、不淨威儀，所著衣服皆不如法；好喜妄語不能護口，心常馳騁染於垢穢。舍利弗！如新瓦器盛以屎尿臭爛膿血，後去不淨，著栴檀香；復去栴檀，如是瓦器有何等氣？」「世尊！是新瓦器先盛屎尿，臭氣堅著，唯有臭氣，無栴檀香。」「舍利弗！人以清淨信等諸根出家學道，遇惡知識而隨其教；舍利弗！何等爲惡知識？惡知識者常好調戲，輕躁無羞；言語散亂，不攝諸根；心不專一，癡如白羊。親近如是惡知識者，失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，乃至失於生天之樂，況涅槃道？但能修集破法罪業，與破法者而共從事；是人成就不淨身業、不淨口業、不淨意業、不淨持戒，身死之後入

於惡趣。云何惡趣？惡趣名爲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、阿修羅道。」

「復有惡道如阿由勒蟲，婆伽羅目吐蟲，浮彌修遮迦蟲，修脂目迦蟲，是人多生此諸蟲中。舍利弗！是人隨惡知識，若生人中，父母生離、死亡、喪失，親里衰惱，國土破壞；生八難中，捨八樂處；多欲怒癡，常好戲調，輕躁無羞，言語散亂不能攝心；癡如白羊，爲貪欲瞋恚愚癡所壞；聾啞盲瞎，手脚攣蹙，共惡知識生無佛處。若值佛世，目不喜見，不喜聞法，不與佛眾而共和合；起是惡業，惡人共生，樂下劣法；於正見中生邪見想，於邪見中生正見想，是名下欲、下忍、下慧。舍利弗！下慧之人終不能爲厭離滅道涅槃生心。

「舍利弗！遇惡知識而得如是諸衰惱患，有是相貌：是人聞是諸深經法，驚疑怖畏如墮深坑，則墮大罪深坑塹中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如經中說破戒比丘有大重罪；何因緣故名爲破戒？破所受戒，難可教語；行無常准，多所違逆；常行貪著，多雜糅行、貪瞋癡行，樂諸雜語，名爲破戒。復有樂多事務，樂多諷誦，樂多睡眠；所言不順，無有次第；說不清淨，貪著我人壽者命者，

是故名爲弊惡比丘。不知節量，不知沙門法，不知婆羅門法，樂行醫術販賣求利，樂爲國使污染諸家，樂與白衣給使作務，以諸樹葉華果奉上；好爲白衣說外道法，心常捨離出世間法；未滿二十受具足戒，受戒事中有諸不具，形體缺少不應於法；受生米穀、錢帛、金銀，不順教誨，拒逆師命；不自知身，不知他人，不能分別貴賤差品；好喜妄語，貪著惑取；行事散亂心不專一，面有瞋相；慳貪不信，不識恩義，多懷貪欲、睡眠、戲調、疑悔、瞋恨；覆藏罪惡，好自專執；嫉妒諂曲，無所慚愧；自大放逸，憍慢、我慢、大慢、邪慢，好行欺誑讚美其身，多作方便開利養門；凌踐白衣僞現親厚，因勢得財以誇眾人；毀破戒品、定、慧、解脫品、解脫知見品，於佛法眾心不定信，不信業報；貴於現利，謂無後世；多諸疑悔，志性淺弱常好驚怖，舍利弗！是名弊惡比丘。如是癡人於我法中，便是屎尿臭穢不淨；是人成就身口意惡，命不清淨故，命終之後墮在惡道，入大地獄。」

「如是比丘，諸佛如來及弟子眾常所遠離，餘好道者求減度者亦皆不近。舍利弗！譬如栴檀置不淨器，同於不淨，不復任用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若在家

出家親近是人習效所行，亦破戒品；不久同惡，顏色毀悴破失威儀，命終之後生地獄中。舍利弗！如是惡人，諸佛如來及弟子眾，並餘求道、好減度者，皆所遠離。舍利弗！譬如梅檀置不淨器，不復任用；如是舍利弗！若在家出家雖以塗身，猶雜不淨；舍利弗！此惡比丘亦復如是，雖坐眾中著聖法服，然是比丘惡相猶現；梵行比丘見此不淨，遠而不近；見他遠離，心則瞋恨，以是因緣，死入地獄。舍利弗！是名破戒比丘六憂惱箭，必墮地獄。」

《佛藏經》卷中

〈淨戒品〉之餘

「復次舍利弗！破戒比丘聞佛所說如是等經，心不清淨歡喜信樂，自知有過。便疑：『此經爲我等說，不爲餘人；何以故？如我等比丘有此事。』」

舍利弗！如是上妙無比之法，破戒比丘乃生瞋恨，於說法者心多不信。得聞如是佛所說經，違逆不受，而作是語『此非佛說』，教語餘人。何以故？破戒比丘不樂修道，修道比丘不逆佛語。此皆破戒愚癡惡法，謂心不信，違逆佛語；如是比丘自知有過，但生瞋恨、憍慢、狠戾，惡邪慢心謗佛法僧。舍利弗！隨此比丘聞是諸經違逆不信，心不通達無上菩提，教語諸人『非佛所說』，舍利弗！佛說是人則為謗法，以謗法故為非沙門、非釋種子，應當滅擯是等比丘。若干、百千、萬億諸佛三輪示現，不能令悟使得道果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如是惡人於此法中自作障道，無復生分，無有信心，但好衣食貪樂

世利，我說此人必墮地獄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今明瞭告汝，若人違逆如是法寶，於好生處永無有分，但生惡處常盲無目。舍利弗！是諸比丘憍慢熾盛，不能定說，破滅正法；其餘眾人不能自活，爲利養故隨破我法；舍利弗！如是法寶爾時壞滅。何以故？如是法寶，一切諸佛皆共恭敬，諸辟支佛、阿羅漢等亦皆恭敬；破戒比丘增上慢者不定說法，諸比丘等爾時皆共輕慢我法，而共遠離多懷慳貪，專求生業貴於財利，嫉妒所縛常好諍訟，互生怨隙不相敬順、無有威儀，志性輕躁猶如獼猴，轉易威儀行諸惡業，違沙門法遠離賢聖。舍利弗！如是惡人覆藏瑕疵，多欲多求以財自活；惡魔知心爲作方便，令其乖異各共散壞，一味僧寶分爲五部；既有五部則生諍訟，互相是非，論說過失。舍利弗！如今比丘互相教化，互相恭敬，同心共行，隨順佛語；爾時比丘不相教化不相恭敬，見作惡者畏而捨去，不能以法共相教誨；或時雖有多聞深智，猶懷憍慢輕賤餘人，各以所是自立其輪，不喜相見，況能受教？」

「舍利弗！如來在世三寶一味，我滅度後分爲五部。舍利弗！惡魔於今

猶尚隱身佐助調達，破我法僧；如來大智現在世故，弊魔不能成其大惡。當來之世，惡魔變身作沙門形，入於僧中種種邪說，令多眾生入於邪見，為說邪法，謂彌樓陀羅迦樓鬥事；五分事，念念滅事，一切有事，有我事、有所得事。爾時惡魔說如是等邪貪著事，如是事者非諸佛及佛弟子所說；爾時惡人為魔所迷，各執所見，我是彼非。舍利弗！如來預見未來世中，有如是等破法事故說是深經，悉斷惡魔諸所執著。」

「舍利弗！當爾之時，閻浮提內多是增上慢人，作小善順便謂得道，命終之後當墮惡趣；何以故？是人長夜自謂得道，亦復稱說他人得道，冒受聖人所供養事，是人於諸天人世間為大惡賊；如是癡人聞說第一實義，驚疑怖畏如墮深坑。舍利弗！有諸比丘樂此事者，相與共集，破壞諸佛無上菩提；爾時增上慢人偏執者多，惡魔又復迷惑在家出家者心，令執非法；說正法者少於援助，則便散壞不復得立。」

「舍利弗！爾時世間年少比丘多有利根，所以者何？諸出家者有餘煩惱，還生人中即復出家，是諸比丘喜樂問難推求佛法第一實義。舍利弗！爾

時增上慢者，魔所迷惑但求活命，實是凡夫自稱羅漢，謂諸年少比丘等言：『善身口意，此是佛法第一實義。善護淨戒讀誦經法勤修多聞，是名順忍因緣，所謂淨心信佛。又有第一實義，汝當繫心緣中，專念涅槃，滅三種苦，則能厭離五陰十二入十八界。汝等當於靜處觀此陰界入法悉皆無常，自觀其身種種不淨；汝等能如是觀，當得須陀洹果。又能於是五陰等法，深觀無常苦空無我，無有堅牢，則得斯陀含。轉復深觀得阿那含、得阿羅漢，是為第一實義。』是中年少比丘復問：『於佛法中，阿羅漢果便是第一義耶？我等亦知是事，得阿羅漢是第一義。今此五陰為憶念者生？為不憶念者生？』答言：『是五陰者憶念者生，不憶念者不生。』復問：『憶念與五陰為異不？』答言：『如五陰，憶念亦爾。』復問：『若如五陰憶念亦爾者，誰是念五陰者？』答言：『若無念五陰者，則無涅槃。實有念五陰者，是故有修八直聖道入涅槃者。』舍利弗！未來世中多有比丘成就此忍；舍利弗！爾時會中多諸天眾，欲聞佛法第一實義，聞是增上慢者所說，心生疑悔如墮深坑，咸作是言：『咄哉！釋迦牟尼佛法今將速滅。』』

「舍利弗！中有成就善根比丘，謂是比丘：『癡人！空老增上慢者，若（汝）有五陰相、十二入十八界相者。』不受此語，不喜不悅，從座起去。舍利弗！爾時諸天心大歡喜，四方唱言：『釋迦牟尼佛猶有好弟子在。』是諸人等善根不少，不喜聞是不淨所說，謂我見人見。諸天聞此皆大歡喜，稱揚讚歎：『是利根者喜樂問難，必皆成就無生法忍。』如是人等合集一處，共爲徒侶，人眾既少，勢力亦弱。舍利弗！爾時我諸眞子，於父種族尚無愛語，況得供養住止塔寺？舍利弗！汝且觀之，爾時如來便爲輕微；我滅度後，我諸子等成就善寂無所忍時亦爲輕賤。我以是故，於無數劫摧諸怨敵，化諸一切天人王，令心清淨。所以爾者，令我諸子得安父位。舍利弗！如來今以一切世間天人爲證，如來如法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轉無上法輪，沙門、婆羅門、若天魔梵所不能轉。舍利弗！如是現事，如來滅後，我此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我諸弟子等欲廣流布，是諸惡人不能證明，亦復不能施與無畏。」

「舍利弗！譬如蜜瓶置四衢道，而作是言：『若人能食一毛頭者，常不老死。』爾時諸天世人各以刀杖衛護是瓶，時衛護者各作是言：『若或有人食

一毛頭者，我等當殺。』舍利弗！中有一人竊作是念：『是瓶中蜜，食一毛頭則不老死，我今何爲惜死不噉？若得噉已，則便不畏諸衛護者，亦可常得無老病死。』如是定心不惜壽命，直詣瓶所，諸衛護者各持刀杖競欲殺之。舍利弗！是人若能刀杖未及，食一滯者，則免衰患，無復老死。如是，舍利弗！多有惡人魔及魔民欲滅我法，如來滅後若有人能隨順空法，通達無礙，則於諸法心無所得，成就上忍；爾時雖爲惡人所輕，沮壞其道；是人若能不惜身命勤行精進，通達諸法無生無作，則得度脫生老病死。舍利弗！蜜瓶是佛第一義法，諸天世人衛護瓶者，則是惡人樂行魔事；自失大利，亦遮他人行實相者失於大利。舍利弗！增上慢者皆是魔黨助成魔事，咸共譏訶無生無滅法。」

「又舍利弗！不淨說者，我見人見眾生見，五陰十二入十八界見，未得謂得，心計得道，計得涅槃。咸亦譏訶如是正法，何以故？是人貪著空故，亦是魔眾，魔所迷惑，以我正法而作魔事。舍利弗！若在家出家聞是無我無人無眾生畢竟空法，驚疑畏者，當知是人受魔教化，是像比丘，爲是盜法惡

威儀者。舍利弗！是人則是我見眾生見有見無見常見斷見，皆是魔民，非佛弟子，何以故？我經中說：『一切世間皆空，無我無我所，無人無眾生，無常無定，無不壞法。』如是惡人亦復皆共讀誦是經，爲他人說，而心貪著我見人見，如是癡人名爲造作苦因，名爲反覆兩端，名爲鬥亂破僧，名爲污染道法，名爲沙門中濁，名爲醜陋穢惡，名爲但有言說，名爲假僞沙門，名爲沙門中貧，名爲擔重擔者，名爲欺誑諸佛，名爲得逆罪者。舍利弗！是人名爲大惡逆賊，名爲惡知識，名爲破戒，名爲邪見，名爲外道，名爲無實行，名爲惡伴，名爲殺鬼，名爲癩瘡，名爲臭穢，名爲燒熱，名爲諂曲，名爲墮在黑闇，名爲入稠榛林，名爲墮生死流，名爲互出惡者，名爲地獄，名爲畜生，名爲餓鬼，名爲阿修羅，名爲不入道者，名爲欺誑人者，名爲自讚己者，名爲行占相者，名爲大聲喚呼，名爲因利求利，名爲污染他家，名爲常調戲者，名爲散亂心者，名爲貪所害者，名爲瞋所害者，名爲癡所害者，名爲好面欺者，名爲衰惱處者，名爲無解脫者，名爲憂惱縛者；名爲非沙門、形像沙門、沙門旃陀羅、沙門臭穢、沙門糟粕，名爲難滿，名爲難養，名爲壞威

儀者，名爲無羞恥者，名爲截斷頭者，名爲身體壞者，名爲袈裟繫頸，名爲自入閻冥者，名爲多貪欲者，名爲多瞋恚者，名爲多愚癡者，名爲五蓋纏覆，名爲沒者，名爲虛者空者，名爲癡者。」

「舍利弗！云何名空？違失諸佛讚善人相，故名爲空。違失一切沙門功德沙門事法，故名爲空。云何名爲虛？在聖法外故名爲虛，遠離空無相無願法故名爲虛。舍利弗！如是惡人能令魔喜，貪著堅執虛妄法故。同於凡夫修是具有罪惡人相，不似得法忍者。沙門事法、沙門功德，百千萬分尚無一分。舍利弗！是故名爲空者虛者。但深貪著世間利樂，非是沙門自稱沙門，不應供養而受供養，名爲常賊、立幢相賊，名爲自在殺害人賊；是人所食，一口皆不清淨。唯有向道得道果者能消供養，是人無此，是故名爲不淨食者。舍利弗！是故名爲空者虛者。」

「於意云何？若人殺生、偷盜、邪淫、妄語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嫉、瞋恚、邪見，是人爲是常殺生不常奪命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在家殺生不常奪命，殺生時少，不殺時多。」「舍利弗！於意云何？若人偷盜，偷盜時多？」

不盜時多？」「世尊！不盜時多。」「舍利弗！於意云何？若人邪淫，邪淫時多？不邪淫時多？」「世尊！不邪淫時多。」「妄語、惡口、兩舌、綺語、貪嫉、瞋恚時多？不瞋恚時多？」「世尊！不瞋恚時多。」「舍利弗！是十不善道中，何者罪重？」「世尊！十不善中邪見罪重。何以故？世尊！邪見者，垢常著心，心不清淨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今語汝，若人一日殺百千萬億眾生，一日偷盜百千萬億種金銀寶物，邪淫者晝夜不息；妄語者常欺誑人口業不淨無一實語，兩舌者常破和合亦助破者，惡口者口常惡逆乃至不說柔軟一語，綺語者無有根本，人問此事，以餘無量語言忤亂；貪嫉者於他物中生非法心，瞋恚者無有因緣橫起瞋恚懷恨滿心，邪見者樂行非道，舍利弗！於意云何？若人成就如是不善法者罪爲多不？」「甚多！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我今語汝，若人百歲成就如是不善罪，破戒比丘一日一夜受他供養，罪多於彼。何以故？是殺生者，多人所知，多人所識，人所惡賤，人皆知是殺奪命者，罪人穢濁，是染污者，不善無德，人所離者。」

「又舍利弗！殺生之人多奪他命，或生厭心；自知不是，當得罪報；人皆知惡，無戒穢濁，於此人所不望功德乃至析毛百分之一，況謂福田而供養之？又舍利弗！是殺生之人，其家妻子人皆悉知，不共恭敬；尚不令坐，何況供養？殺生之人以財自活，養育妻子，或時供養沙門婆羅門，以此業報，得遇賢聖比丘、比丘尼爲說道法，教離殺生，捨其殺業，於佛法中而得出家，無有障礙。得出家已，近善知識得沙門果。是人現世輕受罪報，不障聖道，得免三塗。」

「舍利弗！於我法中有諸比丘非是沙門，自言沙門；非是梵行，自言梵行；斷諸善根，障入涅槃，迷惑失道；破道因緣，破諸善法；行外道事，入於惡道；多諸怨賊，空生受命猶如死人，形色毀悴失正威儀；於我法中名爲污染，名爲法賊，名爲逆人，名爲魔使。猶如行廁，亦如死狗；如像沙門，同沙門服，無沙門事。舍利弗！譬如野干在獅子群，亦如黃門在於轉輪聖王眾中，亦如獼猴在於諸天，亦復如驢在象王眾，亦如盲人在天眼眾，亦如蝙蝠在金翅鳥眾；舍利弗！破戒比丘在我眾中，百千萬億諸天大眾見此比丘在

眾而坐，皆大憂惱而作是言：『如是惡人何用布薩？是魔黨類，欲聞無上佛道向白衣說。』復有信樂佛法諸龍鬼神等，高聲大喚：『是惡比丘，何故於此隱藏其身？似如惡馬在調善馬中。如是癡人，自謂無有見知我惡；自藏於此，欺誑天人，爲是一切天人中賊。』眾共見已，皆更大喚。」

「舍利弗！如是罪惡比丘爲是諸天所知惡賊，白衣無異，而受供養、迎送、禮拜、合掌、恭敬。弊人愚癡猶如死屍，所著衣服皆是偷得，鉢中所食皆是盜取，無人與者，乃至少水亦是盜得。舍利弗！破戒比丘所至之方，若至東方、南西北方，皆是偷地而行，何以故？是人所有威儀行法，皆是偷盜假竊所作，行立坐臥來去視瞻，屈伸俯仰著衣持鉢；今但略說身口意業，有所施作皆是偷賊；若有剃是人髮，爲剃賊髮。」

「舉要言之，破戒比丘有所施作皆是賊作，舍利弗！弊惡比丘乃至大小便利澡手，皆是賊法；何以故？舍利弗！閻浮提內，皆是國王及諸大臣、人民所有，及屬非人，是惡比丘於中爲賊。舍利弗！若王大臣於惡賊所，不望功德，不言等我，不言勝我。破戒比丘著聖法服，於是人所望得功德，是故

聽使止住國土；若知其惡，乃至唾地亦復不聽；是故舍利弗！弊惡比丘動身所作皆是賊作，名爲常賊、大賊、立幢相賊，打害一切世間人者。何以故？無惡不作故。是故，舍利弗！是惡比丘於諸一切天人世間爲是大賊。舍利弗！若人是一切天人世間大賊，是人能消一飲食水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於意云何？是人非是大惡人耶？」「如是，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破戒比丘於諸一切天人世間有大惡罪，以是義故我說此偈：

寧噉燒石，吞飲洋銅；不以無戒，食人信施。」

「舍利弗！是破戒比丘，無色無德，無復志願。身心熱毒，喜見惡夢，不樂獨處。或時獨處，或時獨行，身則戰懼；見淨戒者，僻藏避迴，心怯自愧，不喜欲見。受供養時驚疑怖畏，心常馳騁多所想念，深貪財利愛樂美食，如是比丘命終之後必入地獄。舍利弗！是名破戒比丘七憂惱箭，必墮地獄。」

「復次舍利弗！破戒比丘樂在眾鬧，散亂多語，性好嫉妒；與破戒者以爲親友，常樂論說破戒惡事以爲喜樂，不知羞恥。違逆深經，心疑不信；或時聞說如是等經，疑逆諍競，不樂聽受；東西顧望，心不專一；以手掩口，

仰視虛空，從座而去謗佛法教，懷瞋恨心罵說法者；以如是等過惡因緣，命終之後深入地獄。舍利弗！是名破戒比丘八憂惱箭必墮地獄。」

「復次舍利弗！破戒比丘但樂尊重和尚阿闍梨，讚其功德，以求名利；稱持戒者，因以自活。執事便附，隨宜善巧，無有羞恥猶如黑烏，爲僧因緣多求衣服，飲食滋口身力肥盛，不知慚愧言無次第，手脚粗燥顏色毀悴，樂視婦女不附男子。如是惡人眾所輕賤，天龍鬼神所不稱讚，乃至諸佛亦不歎說。心性急促常好瞋恚，眾僧斷事，挾爲勢力。舍利弗！如是破戒比丘，多於眾中求有威勢，未問而答，常求他過；見淨戒者謂是欺誑，勤求道者不同其法，喜樂別異，諍者助喜；舍利弗！是名破戒比丘九憂惱箭必墮地獄。」

「復次舍利弗！破戒比丘，好樂他事，任持其理，有鬥諍處以爲喜樂。衣服嚴身學他威儀，求好臥具利養安身，樂人稱讚。護惜檀越及客住處，恐好比丘來見我過；憎持戒者，親附破戒；常讚布施，不讚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禪定、智慧，不讚寂滅、遠離、獨處。常好譏論持戒者過，亦不稱讚行頭陀者；或指說其事，或惡口橫加，或憶想妄說。依恃種姓，數問親族，以少因

緣爲貪說法。常以曲心而懷驚疑，眾所憎惡，久而益賤；於持戒者常好譏說，苦切實語者不欲親近，意不喜聞如是等經；好持讚誦如是經者，聞說是經心歡喜者，亦不喜見。又不喜聞讚持戒法，說是等經不來聽受，設來聽受不久即還；多與白衣而作知識，常樂論說持戒比丘，以得自在輕行暴惡，舍利弗！是爲破戒比丘十憂惱箭必墮惡道。舍利弗！我滅度後，如是等人滿閻浮提，專行求利，以自生活。」

〈淨法品〉第六

佛告舍利弗：「昔迦葉佛預記我言：『釋迦牟尼佛多受供養故，法當疾滅。』舍利弗！我法實以多供養故，後當疾滅。舍利弗！譬如貧人得大寶藏，心則大樂。如是舍利弗！未來世中多有比丘，親近白衣受其供養，漸相狎習而與執事，心便歡喜以爲悅樂，猶如貧人得大寶藏。如是癡人貴於世利，世樂奴

僕；若見比丘多人供養，心便謂之得阿羅漢；見少從知識，便謂惡人。如是比丘爲利養故，捨無上正覺，隨所樂者即成其事。舍利弗！如來於今爲是癡人說如是等經，何以故？破戒比丘聞說是經則生悔心，當還持戒，不作大賊受他供養。舍利弗！若有比丘得聞是經，心不清淨，不喜不樂，是則名爲弊惡比丘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淨戒比丘無法不樂，若說布施，若說持戒，若說忍辱，若說精進，若說禪定，若說智慧，若說如是厭畏經法，心皆喜樂。」

「舍利弗！有三種人聞說是經心則憂惱，何等爲三？一者破戒比丘，二者增上慢人，三者不淨說法。復有三種人聞如是經，心則憂惱。何等爲三？一者人見，二者命見，三者我見。舍利弗！我今明瞭告汝，如好善知識以慈愍心，爲人求利求樂求安隱，汝等一心聽受我語，常求善利，心勿放逸。」

「舍利弗！不淨說法者有五過失，何等爲五？一者自言盡知佛法，二者說佛經時出諸經中相違過失，三者於諸法中心疑不信，四者自以所知非他經法，五者以利養故爲人說法。舍利弗！如是說者，我說此人當墮地獄，不至涅槃。」

「復次舍利弗！說法比丘處在大眾，信樂法者爲數高座，捨佛正法而說外道嚴飾文辭；我久勤苦求是法寶，而此惡人捨置不說，但以經中相違語義，互相是非，不順正法；於聖法中高心自大，隨意而說，爲求利養。舍利弗！若比丘說法雜外道義，有善比丘勤求道者應從座去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有信白衣敷置高座，不應演說外道諸義；若不去者非善比丘，亦復不名隨佛教者。舍利弗！說法甚難。如是說者，我說此人名爲外道、尼犍弟子，非佛弟子；是說法者命終之後，當生尼犍子道。何等是尼犍子道？邪見是尼犍子道。何等爲邪見？謂是地獄、畜生、餓鬼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身未證法而在高座，身自不知而教人者，法墮地獄。舍利弗！如是因緣如來悉知，我諸弟子以種種門，種種因緣，種種諸見，滅我正法。舍利弗！若有眾生，聞如是經第一義空無所有法，心歡喜者，當知是人真我弟子。」

「舍利弗！過去世有五百盲人行於道路，到一大城，飢渴乏極，令一盲人在外守物，餘者入城乞索飲食。未久之間，有一誑人，至守物者所語言：『咄人！何以獨住？』答言：『我有多伴入城乞食。』誑人語言：『汝爲知不？』

彼聞大施衣食瓔珞華香雜物，隨意可得，汝若須者將汝詣彼。」答言：『可爾。』誑人將盲小離本處，盡奪其物。諸盲乞食，得已而還。誑人復語諸盲人言：『汝等得值大會施不？』答言：『不值。』誑人語言：『汝等所得可置於此，我將汝等詣大施會。』諸盲盡共留物一處，隨誑人去；誑人盡將五百盲人臨大深坑，而語之言：『此地平好，有大施會；汝等各可迴面東行，受大施物。』即便一時墮坑而死。舍利弗！當來比丘好讀外經，當說法時莊校文辭，令眾歡樂；惡魔爾時助惑眾人，障礙善法；若有貪著音聲語言巧飾文辭，若復有人好讀外道經者，魔皆迷惑，令心安隱；若有比丘修佛法者令生疑惑，咸使眾人不復供養。或有比丘若二若三，已讀佛經，便使令求外道經法，先自看者讚言善好；是諸人等爲魔所惑，覆障慧眼，深貪利養，看諸外書；猶如群盲爲誑所欺，皆使令墮深坑而死。舍利弗！諸生盲人，即是比丘，捨佛無上道，求外道經書；誑人是惡魔，深坑是邪道。舍利弗！如群盲人捨所得物，欲詣大施而墮深坑；我諸弟子亦復如是，捨粗衣食而逐大施，求好供養；以世利故失大智慧，而墮深坑阿鼻地獄。」

「復次舍利弗！不淨說法者不知如來隨宜意趣，自不善解而爲他說，是人現世得五過失；餘人不知，唯得天眼比丘及諸天所知。何等爲五？一、說法時心懷怖畏，恐人難我；二、內懷憂怖而外爲他說；三、是凡夫，無有真智；四、所說不淨，但有言辭；五、言無次第，處處抄撮，是故在眾心懷恐怖。如是凡夫無有智慧，心無決定；但以憍慢微小因緣，求於名聞；疑悔在心而爲他說，是人長夜自受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毒箭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是人不能定知諸法而爲他說，心不喜樂，或若違失。舍利弗！我知不淨說法有此過咎，不得正道。是事，一切比丘不知，諸天不知，唯我乃知。復有不淨說法比丘，不解如來隨宜所說，而爲他人說諸經中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命；而是人自以論辭說言：『有我、有人、有眾生、有壽命。』即爲謗佛、謗法、謗僧。謗三寶罪，諸天世人所不能知，唯佛乃知。舍利弗！是人亦名不淨說法，我知其過，諸神通者及諸天眾皆不能知，唯佛乃知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今爲汝譬喻解說：若人不知佛道義相，而爲他人不淨說法，此人成就幾不善事。舍利弗！於意云何？閻浮提眾生寧爲多不？」「甚多，

世尊！」「舍利弗！若有惡人盡奪其命，是人得罪寧爲多不？」「甚多，世尊！」「如是癡人不知佛道，而爲他人不淨說法，罪多於此。何以故？是人不淨說法破無上佛道，亦謗過去未來今佛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若有過去諸佛，說一切法皆畢竟空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、無命者；舍利弗！未來諸佛說一切法亦畢竟空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、無命者；舍利弗！今現在十方恒沙世界諸佛說一切法亦畢竟空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、無命者；舍利弗！是名諸佛無上之法，謂一切法無有體性，無所得空，本性寂滅，無生無滅；無有性相，自相皆空。如來但爲斷諸憶想分別故說，而諸佛菩提無有分別。舍利弗！何等爲分別？謂分別者，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見、命見、斷見、常見，凡夫成就是諸分別。若人無有如是分別，能悉了知一切法空，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者、無命者。如是念時心得歡喜，聞第一義空不驚不畏，是人則知五陰虛妄無有真實，知十二入十八界虛妄無有真實；是人亦不分別涅槃，不念涅槃，不言我能念涅槃，以法得寂滅而不分別；是法所寂滅處亦不分別，亦復不得。舍利弗！是名順忍。」

「是人於是順忍第一義中亦不得自相，舍利弗！何等是順忍相？所謂無相是順忍相。舍利弗！於意云何？若人於此順忍尚不得相，是人若得我相、人相、眾生相、壽相命相者，無有是處。若人成就如是智慧，應受供養，是名佛子，是名入不住定。舍利弗！是名佛法第一義門，謂無憶想分別、無此無彼。而是癡人在大眾中說於邪見，自以憶想分別教人：『此是佛法，此是聖道。』如是癡人則為誹謗過去未來現在諸佛；如是癡人名惡知識，不名善知識。舍利弗！怨雖奪命，但失一身。如是癡人不淨說法，千萬億劫為諸眾生作大哀惱。是人癡冥，覆佛菩提本心，貪著還復熾盛，相續不斷；以貪著故往來五道，無善逕路，生死不斷。是故舍利弗！不淨說法者得罪極多，亦為眾生作惡知識，亦謗過去未來今佛。」

「舍利弗！置此閻浮提眾生，若人悉奪三千大千世界眾生生命，不淨說法罪多於此。何以故？是人皆破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為助魔事，亦使眾生於百千萬世受諸衰惱，但能作縛，不能令解。當知是人於諸眾生為惡知識，為是妄語，於大眾中謗毀諸佛，以是因緣墮大地獄。教多眾生以邪見事，是

故名爲惡邪見者。舍利弗！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者多墮邪見，斷滅見者多疾得道，何以故？是易捨故。是故當知，是人寧自以利刀割舌，不應眾中不淨說法。」

〈往古品〉第七

佛告舍利弗：「過去久遠無量無邊不可思議阿僧祇劫，爾時有佛，號大莊嚴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。其佛壽命六十八百萬億歲，有六十八百萬億大弟子眾。其佛滅後舍利流布，如我滅後無有異也。正法住世亦五百歲，如我滅後無有異也。其佛滅後大弟子眾，於中一日有百比丘入涅槃者，二百、三百、四百、五百入涅槃者；一日之中或有十萬億比丘入涅槃者，如是展轉，其佛所有多知多識大神通眾，三月之中皆入涅槃。舍利弗！大莊嚴佛正法流布，多諸天人所共供養。舍利弗！大莊嚴佛及大弟子滅度之後，漸多有人知沙門法安隱快

樂，出家學道，而不能知佛所演說甚深諸經無等空義，多爲惡魔之所迷惑。時說法者心不決定，說不清淨；說有我人眾生壽命，不說一切諸法空寂。其佛滅度百歲之後，諸弟子眾分爲五部：一名普事，二名苦岸，三名一切有，四名將去，五名跋難陀。舍利弗！此普事比丘、苦岸比丘、一切有比丘、將去比丘、跋難陀比丘，是五比丘爲大眾師。其普事者，知佛所說真實空義無所得法；餘四比丘皆墮邪道，多說有我，多說有人。舍利弗！普事比丘爲四部所輕，無有勢力，多人惡賤；四惡比丘多教人眾以邪見道，於佛法中不相恭敬，相違逆故，以滅佛法。」

「舍利弗！若有人知普事比丘所說空法，信受不逆，我知此人曾於先世供養五千佛，有六十八億那由他人已入涅槃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是人於過去世諸佛所種諸善根，修集無所得空法，應入涅槃。舍利弗！是苦岸比丘、一切有比丘、將去比丘、跋難陀比丘，皆計有所得；說有我人眾生壽命，徒眾熾盛。是四惡人多令在家出家住於邪見，捨第一義無所有畢竟空法，貪樂外

道尼犍子論；舍利弗！是四惡人所有在家出家弟子常相隨逐，乃至法盡。舍利弗！是中有人知非法事，受以爲法，勤心行之，猶尚不得順忍，況得須陀洹果？是人猶尚不作消供養事，何況能生順忍？舍利弗！爾時在家出家弟子多墮惡道，不至善道。是諸惡人滅佛正法，亦與多人大衰惱事。」

「又是惡人命終之後，當墮阿鼻地獄，仰臥九百萬億歲，伏臥九百萬億歲，左脅臥九百萬億歲，右脅臥九百萬億歲，於熱鐵上燒然焦爛。是中退死，更生炙地獄、大炙地獄、活地獄、黑繩地獄，皆如上歲數受諸苦惱。於黑繩地獄死，還生阿鼻大地獄中。舍利弗！以是因緣，若在家出家親近此人及善知識並諸檀越，凡有六百四萬億人，與此四師俱生俱死，在大地獄受諸燒煮。如是，舍利弗！是人所有善知識家，諸檀越家，弟子諸師隨順行者，凡在其數皆生地獄；舍利弗！汝等不能知其多少，唯有如來乃能知之。與此惡人墮大地獄俱生俱死，凡有六百四萬億人，如是展轉一劫受苦。大劫將燒，故在大地獄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破諸如來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其罪甚重，不爲輕也。」

「大劫若燒，是四惡人及六百四萬億人，從此阿鼻大地獄中轉生他方，在大地獄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重罪具足，其報不少。在於他方無數百千萬億那由他歲，受大苦惱。世界還生，是四罪人及六百四萬億人，並及餘人罪未畢竟，於彼命終，還生此間大地獄中。舍利弗！是四罪人及六百四萬億眾生，久久雖免地獄苦惱，得生人中；於五百世從生而盲，然後得值一切明佛，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世尊。舍利弗！一切明佛聲聞弟子一億那由他，爾時人民身長三百九十六肘，時佛身一倍，常光圓照十萬億由旬；舍利弗！是人於一切明佛法中出家，十萬億歲勤行精進，如救頭然，不得順忍，況得道果？何以故？舍利弗！起破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罪業因緣，法應當爾；命終之後還生阿鼻大地獄中，以先起重不善業因緣。」

「舍利弗！是諸人等，如是展轉乃至我今，於其中間得值九十九億佛，於諸佛所不得順忍。何以故？佛說深經，是人不信，破壞違逆、謗毀賢聖持戒比丘，出其過惡，起破法業因緣，法當應爾。舍利弗！汝且觀之，誹謗聖

人，不信聖語，受是無量無邊苦惱，不得解脫。舍利弗！有諸眾生起破法罪業，違逆不信者，其數無量；於九十九億佛所阿僧祇劫，乃至無一人入涅槃者。」

「舍利弗！誰能破諸佛教、不信、違逆？但凡夫愚癡及增上慢諸惡比丘，並諸不淨說法比丘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是三種人不名行者，不名得者；是人不信如來法故，毀謗、違逆。舍利弗！若汝謂何者是苦岸比丘不淨說法者？即調達癡人是。汝謂何者是一切有比丘不淨說法者？即拘迦離比丘是。舍利弗！汝謂何者是將去比丘不淨說法者？即迦羅比丘是。汝謂何者是跋難陀比丘不淨說法者？即裸形沙門波利摩陀是。」

「舍利弗！汝謂爾時清淨如實說諸佛菩提，利益無量眾生者，即是富樓那彌多羅尼子；所說清淨，諸隨學者得值五千佛，有六十八億那由他人皆已滅度。舍利弗！若人實語，何者爲是最上法師、決了法義、清淨說法？當說富樓那是。舍利弗！富樓那定心決了，所說無難，無有所疑而生論議。舍利弗！若人實說何者是一切因緣法師，當說富樓那彌多羅尼子是。舍利弗！富

樓那世世所生，常爲眾生而作佛事；於九十億諸佛法中常作法師，清淨說法；皆於諸佛所盡其形壽常修梵行，清淨說法。舍利弗！富樓那亦於六佛法中而作法師，亦於我法中作大法師，成阿羅漢，心得解脫。若人實說何人世世供養諸佛種諸善根，當說富樓那是。舍利弗！富樓那於九十億諸佛法中勤心求學，決定議論，有深智慧，是故如來於諸法師說爲第一。舍利弗！若我一日一夜稱說富樓那功德不盡，若過一日一夜亦復不盡，何以故？富樓那法施，無俗因緣，不貪利養；富樓那法師得四無礙智，唯除如來，諸世界中言辭義理無能勝者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今告汝，若人欲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爲人說法，則得無量無邊福德，亦能利益無量眾生。舍利弗！若人破壞、違逆，不言是法者，則起無量重罪因緣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惡有惡報，善有善報；我以此故，今以是經囑累於汝，當爲四眾廣說分明。舍利弗！若聞是經，心信歡喜，即得無量無邊福德；若聞不信，心不喜樂，即得無量無邊重罪；舍利弗！當知是人名爲破戒比丘，若增上慢不淨說法者。舍利弗！若人違逆如是經者，世世

所生常盲無目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今明瞭告汝，我今所說非如陶師愛護坏器。我今分明廣爲四眾，說第一義畢竟空法，堅固者在，不堅固者破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佛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不爲邪見惡人說法，不爲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命見者說法，何以故？是諸貪著，皆名邪見。舍利弗！如是我見人見不得順忍，況得道果？舍利弗！若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命見、斷見、常見者能得順忍，能得道果，無有是處。是故，舍利弗！若人成就如是見者，於我法中，我則不聽受諸供養；是非行者，亦非得者，但於我法求自活命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說外道欲入佛法，應試四月，何以故？諸外道人，多有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命見、斷見、常見。舍利弗！我諸弟子無有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命見、斷見、常見，我諸弟子但說空、無相、無願無所得忍，說識無所住；舍利弗！若有成就如是忍者，我聽是人出家受戒，得受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；若人無是忍者，應先試之，先教令住諸法無我。舍利弗！若於此忍，心不歡喜；聞說第一義空，驚疑譏訶；聞說我見，心則歡喜；當

知是人爲魔所使，若先外道。舍利弗！智者於此不應生憂，但於此人應生悲心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若人成就如是惡者，所獲惡報說不可盡。當於此人生利益心，教以諸法無我、諸法空寂、諸法無作、無有受者。是人若愛佛法，得聞是事，心喜樂者，其餘空行比丘無所得者皆應示教利喜，安慰其心，爲說諸法無所有空。若聞驚畏，應於眾中語其和尚、阿闍梨：『如經中說行空行者，有能了知諸法別相，我與爲師。不與我見、人見、顛倒邪見、貪著持戒者爲師。』」

「如來聽許具正見者而共布薩，不聽破戒邪見之人、破威儀者而共布薩。長老、弟子聞說空寂無所有法，心不信樂，志在外道，佛不聽與外道布薩。是人若當不捨是見，不應聽使得入僧事，亦不受其欲。如是作已猶故不捨，當知是人不得在道，便是永棄；應語其和尚、阿闍梨，不應復畜。舍利弗！若僧如是，則供養我，亦爲善破外道邪見，是名清淨說戒布薩。舍利弗！我今明瞭告汝，若人受是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有無見，是人不名供養於我，不名隨我出家受戒，是名隨逐六師出家，以六師爲師。舍利弗！若人於是清

淨實法不能得忍，而受供養，是人所得則爲邪受。」

「舍利弗！是人雖於我法中出家護持淨戒，而於第一義空無所得法，心不信解驚怖疑悔，當知是人但貴持戒、多聞、禪定；舍利弗！是不名供養恭敬尊重於我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無始世來無有眾生不得四禪。若但知得四禪謂爲沙門利者，是人何名供養於我？是故舍利弗！我今明瞭告汝，當來世人於我法中種種貪著、種種邪見毀壞我法。舍利弗！若人但貴持戒、多聞、禪定，當知是人不能淨行沙門諸法，我則不說此人名爲沙門婆羅門。舍利弗！若人於一切法無我，如實知見無我；一切法本來無所有空，能如實知無所有空；是則不以持戒爲上、多聞爲上、禪定爲上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諸法實相無生無起，於中無法可爲上者。舍利弗！是諸法如實中，無持戒者、無破戒者，何況貪著而以爲上？舍利弗！是名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謂一切法無相自相空，無我無人；若有是忍，是名行者，是名得者。是人名爲以信出家，應受供養、清淨布薩，是人則爲人中之天。」

「舍利弗！諸佛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唯是一義，所謂離也。何等爲離？離諸欲、諸見。欲者即是無明，見者即是憶念。何以故？一切諸法憶念爲本，所有念相即爲是見，見即是邪。舍利弗！善法中見，我亦說之名爲邪見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離欲寂滅中，無法無非法，無善無惡，是事皆空，遠離諸結一切憶念，是故名離。舍利弗！無上道中諸欲永息。何等諸欲？謂邪不善念，若我、若我所，作相、事相，是名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中諸欲永息。」

《佛藏經》卷下

〈淨見品〉第八

佛告舍利弗：「我念過世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值三十億佛，皆號釋迦牟尼；我時皆作轉輪聖王盡形供養，及諸弟子衣服飲食臥具醫藥，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而是諸佛不記我言：『汝於來世當得作佛。』何以故？以我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得值八千佛，皆號定光，我時皆作轉輪聖王盡形供養，及諸弟子衣服飲食臥具醫藥，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而是諸佛皆不記我：『汝於來世當得作佛。』何以故？以我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值六萬佛，皆號光明，我時皆作轉輪聖王盡形供養，及諸弟子衣服飲食臥具醫藥，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而是諸佛亦不記我：『汝於來世當得作佛。』何以故？以我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值三億佛，皆號弗沙，我時皆作轉輪聖王四事供養；皆不記我，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

得值萬八千佛，皆號山王，劫名上八。我皆於此萬八千佛所剃髮、著法衣，修習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皆不記我，以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得值五百佛，皆號華上，我時皆作轉輪聖王，悉以一切供養諸佛及諸弟子；皆不記我，以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得值五百佛，皆號威德；我悉供養，皆不記我，以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得值二千佛，皆號憍陳如；我時皆作轉輪聖王，悉以一切供具供養諸佛；皆不記我，以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值九千佛，皆號迦葉，我以四事供養諸佛及弟子眾；皆不記我，以有所得故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念過去於萬劫中無有佛出，爾時初五百劫有九萬辟支佛；我盡形壽悉皆供養衣服飲食臥具醫藥，尊重讚歎。次五百劫復以四事供養八萬四千億諸辟支佛，尊重讚歎。舍利弗！過是千劫已無復辟支佛，我時閻浮提死，生梵世中作大梵王；如是展轉五百劫中常生梵世作大梵王，不生閻浮提。過是五百劫已，下生閻浮提，治化閻浮提；命終生四天王天，於中命終，生忉利天作釋提桓因；如是展轉滿五百劫生閻浮提，滿五百劫生於梵世作大

梵王。舍利弗！我於九千劫中但生閻浮提，九千劫中但生天上，劫盡燒時生光音天，世界成已還生梵世，九千劫中都不生人中。舍利弗！是九千劫無有諸佛、辟支佛，多諸眾生墮在惡道。舍利弗！是萬劫過已，有佛出世，號普守如來，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；我於爾時梵世命終，生閻浮提作轉輪聖王，號曰共天，人壽九萬歲；我盡形壽以一切樂具，供養彼佛及九十億比丘，於九萬歲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是普守佛亦不記我：『汝於來世當得作佛。』何以故？我於爾時不能通達諸法實相，貪著計我有所得見。」

「舍利弗！於是劫中有百佛出，名號各異；我時皆作轉輪聖王，盡形供養及諸弟子，爲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；而是諸佛亦不記我：『汝於來世當得作佛。』以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第七百阿僧祇劫中得值千佛，皆號閻浮檀，我盡形壽四事供養；亦不記我，以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亦於第七百阿僧祇劫中得值六百二十萬諸佛，皆號見一切義；我時皆作轉輪聖王，以一切樂具盡形供養及諸弟子；亦不記我，以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

念過世亦於第七百阿僧祇劫中得值八十四佛，皆號帝相；我時皆作轉輪聖王，以一切樂具盡形供養及諸弟子；亦不記我，以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亦於第七百阿僧祇劫中得值十五佛，皆號日明；我時皆作轉輪聖王，以一切樂具盡形供養及諸弟子；亦不記我，以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亦於第七百阿僧祇劫中得值六十二佛，皆號善寂；我時皆作轉輪聖王，以一切樂具盡形供養；亦不記我，以有所得故。如是展轉乃至見錠光佛，乃得無生忍，即記我言：『汝於來世過阿僧祇劫當得作佛，號釋迦牟尼如來，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』」

「舍利弗！我念過世有十二億轉輪聖王，皆字頂生。又舍利弗！我念過世有三十億轉輪聖王，皆名摩訶刪摩陀那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有四十億轉輪聖王，皆字摩訶提婆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有一億轉輪聖王，皆字億螺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有一萬轉輪聖王，皆字稱尾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有一萬轉輪聖王，皆字照明。舍利弗！我念過世有二萬轉輪聖王名字各異；舍利弗！我念過世有十六億轉輪聖王名字各異；是諸王等，我於餘處爲阿難說。舍利弗！

於意云何？汝謂是諸王者豈異人乎？即我身是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念過去時世有佛，號曰善明；彌勒菩薩時作轉輪聖王，字曰照明，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於時眾生壽八萬四千歲，其善明佛三會說法，初會九十六億人一時得道，第二大會九十四億人一時得道，第三大會九十二億人一時得道。時，王見佛三會說法，度人無量，心大歡喜，即於萬歲一切供養佛及弟子，發心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：『於未來世眾生易度，我當成佛，壽命限量、比丘僧數圍繞如是。』舍利弗！我知是事過此無量。舍利弗！彌勒發心四十劫已，我乃發心，無勝佛所初種善根；我於千歲一切樂具供養是佛，五百張疊而以奉上；是佛滅後起七寶塔，高一由旬，縱廣半由旬，皆以金銀、琉璃、頗梨、車渠、瑪瑙、赤真珠所成。心常發願：『眾生苦惱無救度者，遭值惡法多墮惡趣，我於爾時當成佛道。』」

「舍利弗！汝且觀之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難修習。舍利弗！我修習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無央數世受諸苦惱，我若說者，汝聞愁悶。我諸所受勤苦憂惱，皆為求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舍利弗！汝觀薩和檀菩薩、求善

法菩薩、常悲菩薩、不放逸菩薩、常精進菩薩，供養若干諸佛，受諸苦惱，猶尚難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何況是諸癡人乃無一念爲求涅槃。舍利弗！如是行者猶尚甚難，況不行者？是故舍利弗！我今明瞭告汝，以下法者不得上法，用上法者乃得上法。何等下法？謂身惡業、口惡業、意惡業。下法名爲不能勤心修習善法，下法名爲懈怠懶惰；破所受戒，舍利弗！是名下中下者。又下中下者，於我法中出家，生有所得見、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；何以故？舍利弗！如來於此了了見知：有所得者乃無順忍，況得道果？」

「舍利弗！若有所得者，百千萬億諸佛以三輪示現是人：『若當不捨是見，尚不消人一口飲食，況得道果？』舍利弗！我見、人見得涅槃者，一切凡夫皆應滅度。何以故？我見人見皆是邪見，諸凡夫人多貪著我、我所見、人見、眾生見，是故一切凡夫應得涅槃。舍利弗！若人作念『有我、有人』，是人若當不捨是見得入涅槃，一切凡夫應得聖道；何以故？一切凡夫皆是我見人見；是故我見人見入涅槃者，一切凡夫皆入聖道，於聖道中則無所少。舍利弗！若人作念『有我見者則有涅槃』，是人即是聖道，不須餘念；何以

故？一切凡夫我見人見無所少故。如是癡人有是過失，謂諸凡夫皆入聖道；『聖道無繫，是人修時應當殺生，受諸五欲，起五逆罪。』是故癡人於聖道中有五逆罪，何以故？一切凡夫皆說有我有眾生故。若人作如是言：『成就五逆罪者不入涅槃，說我人者得入涅槃。』即是妄語，亦是謗佛，於我法中又不能得清淨出家。舍利弗！我今明瞭告汝，有所得者無有涅槃。有所得者若有涅槃，是則諸佛不出於世，一切凡夫皆入涅槃；何以故？一切凡夫皆有我見人見，皆有所得，皆是邪見。」

「舍利弗！汝且觀我，幾時成就有所得見非賢聖行，諸佛不與我授記言：『汝於來世當得作佛。』舍利弗！我如是行，猶不得記，況是癡人但以持戒、多聞、禪定等，生我見人見眾生見？舍利弗！我說此人不名行者，不名得者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長夜貪著如是邪見，不得減度故。如是癡人不作是念：『我等何不試行修習無我人法？我等或得斷眾苦聚。』舍利弗！譬如從生盲人走避惡狗，墮深大坑，舍利弗！我謂癡人如是修習我見、人見、有所得見，以是諸見欲望清淨。是人隨所貪著，即以是事欲得涅槃，我說是人當墮惡道。」

舍利弗！譬如盲人於深大坑生安隱心，如是癡人於我人見、有所得見生安隱心；是人長夜隨所著者爲之欺誑，還著是事，於我法中而受供養。如是癡人長夜衰惱，墮惡道中。」

「舍利弗！譬如大灌頂王，自於所治國中威勢自在；是人應奪，是人應驅。若諸民眾不順王意，說王過惡，沮壞人心，不能護城，謀欲反叛；王知是人爲是大賊，於大眾中打惡聲鼓，苦治其罪，驅擯令出；以其不能盡忠護城，得是苦惱。舍利弗！佛亦如是，於無量劫修習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爲大法王，於法國土有大威力；諸弟子中有知法味，乃至失命不毀我教，諸天人無能壞者；所受教中自不惡逆，亦不教他。我於眾中有大威力，自在立教；爲護法城，不使惡賊毀壞得入，竊受如來所說密法，向諸怨賊邪見者說。」

「舍利弗！如來現在善護法城，四大弟子智慧深遠，今我法城不懼破壞。若與法城作障礙者，爲是大賊，毀壞法城，盜我密法向外道說；是人常來至於我所，我與共語，示其教法，不說密要。是人爲求所示教法，出家受戒，

我知此人後應得道，聽使出家四月中試；何以故？爲護法城故，又使未來世賊不更起故。如是，如來善護法城，使不得便；所謂令受佛教，捨本惡邪。諸比丘眾皆應歡喜，聽使出家，得受戒已，天人世間不能動轉。舍利弗！何等是可試者？謂外道人及樂外道法者；舍利弗！何等是樂外道法？所謂有所得者、我見人見者、眾生見者、貪者、邪者、於自相空法中心生疑者，受行種種邪虛妄法，不能入於第一義空，行諸邪道，是人名爲樂外道法。」

「舍利弗！不可試以種種色衣，若白衣人、若著袈裟，有如是不善有所得見，皆名外道；於我法中出家受戒，是人應試，何以故？有所得者於我法中即是邪見，是名大賊，一切世間天人中賊，是名一切世間怨家諸佛大賊。舍利弗！是邪見人，我則不聽出家受戒。舍利弗！一切法無我，若人於中不能生忍，一切法空、無我、無人、無眾生、無壽命不能信解，於我法中所受供養，名爲不淨。是人則是不供養佛、不供養法、不供養僧，強入我法；形是沙門，心是外道，爲盜法人。」

「舍利弗！於未來世當有比丘不修身、不修戒、不修心、不修慧，是人

輕笑如來所說、如來所行。如來常於第一義空，恭敬供養，常樂是行；是諸比丘輕笑如來所行實際畢竟空法，舍利弗！爾時若有苦行比丘亦共輕笑；今我弟子有行空者，我讚其善，安慰其心。爾時是人輕笑空行，但求不牢堅事，以有我及有諸法如是等事令眾心喜。若說一切諸法空者，亦輕是人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法應爾也。眾生善根欲斷，本相則現；真實妙法在於世間，無有受者，譬如癡人以栴檀香同於猥木。」

「舍利弗！迦葉佛說：『未來世中釋迦牟尼佛諸弟子眾，以利養故，爲諸白衣說第一義空；爾時多有在家出家愚癡不受，違逆不信而反誹謗，失於大利。以是因緣當墮惡道。』舍利弗！爾時多有相違諍論：我論、人論、眾生論、壽者論、命者論。善法欲少，但樂利養；實是愚癡，自謂有智；互相違逆，常共諍訟；樂有斷事，生怨嫉心。是人捨沙門法，但求利養；多樂事務，所營非一；常樂伺求他人長短，自隱其過稱說功德，如今比丘覆藏功德，自出過惡。當爾之時，咸共不能護持重戒，無所曉故，破於義利，而言：『諸法空，自相空，何所能作？』如那羅戲人種種變現，無所知者見之大笑，何

以故？不解戲法其術隱故，生稀有心，驚怪大笑。如是，舍利弗！爾時真實比丘說空寂法，求活命者咸共嗤笑；何以故？是人不知佛法義故，聞說空法驚疑怖畏。舍利弗！汝觀此人於安隱處生衰惱心，於衰惱處生安隱心；是人顛倒，逆行善法，順行惡法。舍利弗！如是癡人多懷慳貪、瞋恚、愚癡，具行三不善根。舍利弗！我為利益持戒比丘故，說二百五十戒經；如是癡人乃以世間小因緣故，向在家者說，乃至書寫以示白衣。舍利弗！如是癡人說言：『諸法空，自相空，何所能作？』何以故？如是癡人尚不能除慳貪煩惱，何況能斷無明？」

「舍利弗！爾時持律比丘不能善學，諸說法者亦不善學，讚誦修多羅者亦不善學。舍利弗！云何名為持律比丘不能善學？如來經中說有三學：善戒學、善心學、善慧學。是人於三學中不能善學，但以多聞因緣，輕慢他人，是人則為障礙善法。如是癡人猶尚不能如法答問，況於『畢竟空無所有』中能發精進？舍利弗！爾時破戒比丘樂為白衣執事，宣通使命，療治病法，以自生活。舍利弗！汝今觀此惡人，於我法中出家受戒，得受供養，而反以我

爲怨。舍利弗！爾時四天王、釋提桓因、大梵天王，乃至百千萬億諸天，見我法中如是毀壞，皆大憂愁，啼泣涕零。」

「舍利弗！是實不應依止於我而爲白衣營執事務，何以故？釋迦牟尼佛弟子，乃至諸天龍神猶尚不應爲作給使，諸天龍神於我弟子與作給使。如是癡人所親近白衣，若能修習通達諸法第一義空，無有是處。舍利弗！爾時破戒比丘乃至爲得大杯酒故，與諸白衣演說佛法；於意云何？多貪恚癡，多樂讀經，貪外經利，行不清淨，是人能得信解無所有畢竟空法？能得具足沙門果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

「舍利弗！若有比丘趣得衣服飲食臥具醫藥，持戒清淨，不樂眾鬧散亂語言，不貪外義，晝夜精勤如救頭燃，一心勤行八直聖道，是人於空無所得法尚難通達，況是癡人無有深欲、無有信解？舍利弗！汝觀是人不知如來無上義故，破我正法，自爲己身及爲他人作大衰惱。如是大賊，世間怨家，此經中說應當遠離；是人於佛尚不知恩，自念：『我等所爲出家，於此法中不應行處則不應行。』是故舍利弗！如來欲使未來世中止此惡故，說如是經。」

「若有比丘破所受戒，毀破威儀及破正見；得聞是經，怖畏、反戒，何以故？破戒之人，不應於彈指頃住聖人相、在袈裟中。若聞是經，心歡喜者，是人名爲供養諸佛，守護佛道；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是名佛道真際。善男子、善女人欲得沙門法者，爲聽是經，應過百千萬億由旬，何以故？諸佛如來久乃出世，雖出於世，時乃說之。」

〈了戒品〉第九

佛告舍利弗：「有三種人聞說是經，心不喜樂。何等三？一者破戒比丘，二者增上慢人，三者不淨說法及貪著我者。是人遠離於此隨順實相深經，具足充滿生盲部黨，是故舍利弗！我以是經重囑累汝。所以者何？是經於如來滅後，能令清淨持戒比丘心生喜樂。如是深經，清淨戒者常所攝持，毀破戒者常所遠離，所以者何？癡人聞說真實正語，則以爲苦。」

「舍利弗！破戒比丘所成相貌，如來於此已具廣說。舍利弗！破戒比丘法，應不樂持戒律儀；愚癡之人不喜智慧，慳人不欲聞說布施，增上慢者不欲聞此無憍慢法；若聞驚畏，如墮深坑；好世利者，貪著美味，聞訶訾食，心則憂惱。若人好讀外道經書者，則於其中生堅實想；貪著語者，樂說散亂；樂說嚴飾、辭巧、美說者，於佛第一義則無淨心，又於此法不敬不信。」

「舍利弗！譬如不男之人無男子用，至男子中生不男想，而作是念：『是諸人等如我無異。』如是好看外道經書者，常樂嚴飾巧美文辭；於佛第一義，心不恭敬。舍利弗！其中有人說清淨經，於此人所亦不恭敬，輕慢清淨持戒比丘，何以故？舍利弗！外道經書無真實語，法應憍慢，貢高自大；何以故？是事不為厭離，不為寂滅，不為得道，不為涅槃。」

「是人毀壞信等根故，於一切處不信有功德，如不男人於諸人中皆謂如己。舍利弗！如生盲人不見諸色，所謂黑色白色；不見黑白色者，不見好色、不見醜色，不見青黃赤白紅紫縹色，不見長短粗細深淺等色，不見日月星宿。不見日月星宿者，如是盲人便作是念：『無黑白色，無見黑白色者，無好無

醜色，無青黃紫縹長短粗細深淺日月星宿色，無見日月星宿者，餘人皆亦是。」盲人心倒，於一切處皆爲黑闇。舍利弗！破戒比丘、增上慢人、隨外道論比丘亦復如是，於深佛法心不信樂，不能通達。聞諸法空，無所有，不信不樂，不能通達。舍利弗！如是諸人畏於汝等，入邪際中不得正法。」

「以是正法，名爲真實沙門；汝所得法是人不信，猶如盲人謂無白黑等色。舍利弗！是人如是入於邪際，求外道論，樂眾鬧語，增長煩惱惡性惡法；是人不能信諸法空，何況通達？舍利弗！於意云何？野干作師子吼，爲能已吼、今吼、當吼？作師子行，今行、當行、已行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何以故？野干色力音聲不及師子，野干但能作野干聲。若欲作聲，但有野干聲出，非師子聲。」「如是，舍利弗！破戒比丘、增上慢比丘，自以此事爲上；不淨說法者受尼犍子論，若執一事堅持不捨，貪貴世利，樂讀經書，不能通曉諸法實相，若能信受無相法者無有是處。」

「舍利弗！若有比丘耆年有德，比丘中龍，有深智慧，是人能信無所有自相空法，無我無人法。何以故？是人樂眾鬧雜語，不樂讀經、睡眠、多

事。不爲白衣營執事務，不爲使命持送文書，不行醫術、不讀醫方，不爲販賣；不樂論說世間語言，但樂欲說出世間語。是人能信一切法空，於一切法不起不壞，是人則能證真實際，則能如實正師子吼，非野干吼。舍利弗！若有比丘著外經義，是人爲捨微妙佛法，誦持外道語言，爲大眾說，但作野干吼。舍利弗！如是惡人名爲朽壞沙門，何以故？是外道義非佛法故。舍利弗！著外道法比丘，不應自稱是佛弟子，何以故？沙門釋子不說尼犍子語，於大眾中但說佛語。舍利弗！若人著不淨語，欲作師子吼，但作野干鳴，是人不能解佛法第一義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今明瞭告汝，若人具足持戒、禪定、智慧，不慳不貪，不染恚癡，不懷諂曲，有厭惡心；言必真實，常樂獨處，不樂睡眠，樂空、無相、無願無生無滅行；生離欲心，求解佛法第一義；不好世語，樂出世語；盡持諸戒，一切惡事及惡知識悉皆遠離，住如是法，則能解空無所有法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是行名爲大人所行，非是貪樂利養所行，非是愚癡常人所行，非是敗壞沙門所行，非是糠糟沙門所行，非是假名沙門所行。舍利弗！諸法實相

畢竟空寂，即是佛道；好世財利貪，說不淨法者，所不能及；舍利弗！是地名爲大智者地，非是貪樂外道者地，非說我見人見者地。」

「舍利弗！若實有我有人者，說我人者應有實相。如實應問：『若有我者爲是何色？青黃赤白？爲在身中？爲在身外？爲遍在身如油在麻？』舍利弗！麻中有油可出可示，若我在內說有我者，應說應示，如從麻中出油示油。第一義中求我不可得，是故當知若說有我人者，是人猶尚無沙門戒，況沙門地？舍利弗！當知如是邪貪著者，所謂著我、著眾生、著壽命者，則爲墮頂。是人如是邪貪著故，尚不能除貪利養心，況細煩惱？舍利弗！通達空者，若爲貪欲、瞋恚、愚癡、利養所覆，無有是處，亦不墮頂。舍利弗！計我心者謂有壽命，壽命因緣故則爲利養所牽，障礙於道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見者、人見者，雖於我法出家爲道，如是癡人於清淨法中則非出家，何以故？尼犍子出家皆計我心，有所得故。舍利弗！有所得者從無始世常有此見，若得出家猶有不絕，是名因外道出家，不名因聖法出家。何以故？弊人不能信樂大法，於清淨大法無真實想。舍利弗！如是破法重罪

因緣，餘殃未盡；不能信解諸法實相，起大苦業，或謗八直聖道，或於淨戒比丘而生惡心，妄出其過；或言破戒、破見、破命、破威儀，或不見他過，妄生是非；或以濁恚嫉心說他惡名，或不能知佛經義理，謂非佛法。如是惡人成就破法惡業，於佛第一義中，心不通達，不入、不善。如是重罪餘報因緣，雖勤精進，猶尚不能取所緣相，何況繫心能得道果？」

「又深依止我見人見，如是見者乃至諸佛猶亦不能拔其根本，何況聲聞？舍利弗！若人有如是貪著不善邪見，謂我見、人見、眾生見、壽者見、命者見，又於第一義空驚疑畏者，當知是人先世成就破法罪緣。舍利弗！若人如是貪著惡邪不善，謂貪我、貪人、貪壽命者，是人雖百千億諸佛以三輪示現，不能令悟使得道果。舍利弗！寧以利刀割舌，不應不見他事妄說其過：破戒、破見、破命、破威儀。舍利弗！於未來世當有比丘善護二百五十戒，是人憚慢心生，而作是念：『我是持戒，餘人不爾。』輕於他人，心無恭敬：『我是多聞，彼非多聞。』舍利弗！爾時多有比丘但貴持戒，多行阿蘭若行；能善護戒品隨所說行，勤心讀經求通佛法，如是人等生多聞慢、阿蘭若慢，而好

瞋恚，心常垢濁，深懷慳貪、瞋恚毒心，頑鈍無知，以小因緣而起大事。是人瞋恚覆心，互相出過，謂破戒、破見、破命、破威儀。舍利弗！如是僧中有好比丘，心無偏黨，處在中間，而亦謂之在彼惡中；互相譏論，諍訟不息，不得安隱坐禪讀經，在家出家皆亦撓動。如是，舍利弗！爾時多有比丘一歲、二歲、三歲乃至九歲，輕慢上座無有恭敬；是人出家受戒，多不如法。習效和尚、阿闍梨，亦無恭敬。舍利弗！爾時年少比丘及先出家，無有依止，共相輕慢十歲比丘所畜徒眾，其諸徒眾皆無恭敬威儀法則，亦不如法。舍利弗！時諸惡人具足貪欲、瞋恚、愚癡，互相輕慢，無有恭敬；相違逆故，我法則滅。舍利弗！時諸癡人多起破法罪業，起此罪已，當墮地獄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今明了告汝，求自利己善比丘，當爾之時不應入眾，乃至一宿；唯除阿羅漢煩惱已斷，及病比丘於中有緣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當爾時人貪欲、瞋恚、愚癡毒盛，不活怖畏常所逼切。求利善人常應自處山林空靜，乃至畢命如野獸死。舍利弗！我今明了告汝，我此真法不久住世。何以故？眾生福德善根已盡，濁世在近，求自利己善比丘應生如是厭心：我當云何？

見法破亂、見此沙門惡世難時，我當勤心精進，早得道果。」

「舍利弗！我法無諸難事，不乏衣食臥具醫藥；汝等但當勤行佛道，莫貴世間財利供養。舍利弗！汝今善聽，我當語汝：若有一心行道比丘，千億天神皆共同心，以諸樂具欲共供養。舍利弗！諸人供養坐禪比丘不及天神，是故舍利弗！汝勿憂念不得自供養；佛真教化當隨順行，莫以第一義空，出人過惡。何以故？舍利弗！大險難者所謂得空。或有比丘因以我法出家受戒，於此法中勤行精進；雖諸天神諸人不念，但能一心勤行道者，終亦不念衣食所須，所以者何？如來福藏無量難盡。」

「舍利弗！如來滅後，白毫相中百千億分，其中一分供養舍利及諸弟子，舍利弗！設使一切世間人，皆共出家隨順法行，於白毫相百千億分不盡其一。舍利弗！如來如是無量福德，若諸比丘所得飲食及所須物，趣得皆足。舍利弗！是諸比丘應如是念：『不應於所須物行諸邪命惡法。』舍利弗！若衲衣比丘於糞掃中拾取弊故，應生是心：『以此障寒及修聖道。我今以此弊故，縫作僧伽梨著，勤行精進；若以凡夫，乃至一夜不應著此。』是比丘淨洗縫

著。若此比丘於此衲衣生貪著意，即應捨之；我不聽著，何況餘衣？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是比丘於此衣中生非比丘法，是比丘不復應著，何況餘物？舍利弗！時，是比丘寧以赤熱鐵鑊自纏其身，不應著此衲衣，何以故？於此衣中染愛心故。舍利弗！衲衣比丘應作是念：『著此衲衣以遮寒熱，以助修道，我今不復更著餘衣，當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。』舍利弗！如是衲衣比丘專求道者，我則聽著。」

「舍利弗！乞食比丘應諸法中無所分別，常攝其心，不令散亂而入聚落，以諸禪定而自莊嚴。乞食得已，心不染汙，持所得食從聚落出。在淨水邊可修道處，置食一面，洗腳而坐。以食著前，應生厭離想、不淨想、屎尿想、臭爛想、變吐想、塗瘡想、厭惡想、子肉想、臭果想、沈重想；又於身中應生死想、青想、脹想、爛壞想。舍利弗！比丘應生如是想，以無貪著心然後乃食。但以支身，除飢渴病，令得修道。應作是念：『我食此食，破先苦惱，不生後苦；心得快樂，調適無患；身體輕便，行步安隱。』又念：『食此食已，我應當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、無生法忍。』舍

舍利弗！比丘如是食者，我聽乞食。舍利弗！若乞食比丘於所得食生貪味心，以爲甘美而作是念：『我食此食當得好色，氣力充盛。』不作是念：『我食此食勤行聖道。』如是比丘我乃不聽受一飲水，何況飲食？舍利弗！若於食中不見過惡，不見出道，而便食者，寧自以手割股肉噉，何以故？我聽行者得者受他供養，不聽餘人。」

「舍利弗！云何名爲行者？若有比丘決定發心：『我於今世斷諸結使，當入無餘涅槃；修習聖道，如救頭燃，又當除斷不善惡法。』是名行者。又能一心信解空、無相、無願，爲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、斷諸煩惱，名爲行者。求諸善法常行諮問，名爲行者。又能發心度脫一切，名爲行者。勤心修習諸助道法，於諸法中如說而行，及有一心求佛道者，舍利弗！於佛法中是名行者。何謂得者？謂得須陀洹脫三惡道，名爲得者。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，斷諸煩惱，求道已息，所作已辦，善學三學，是名得者。我聽是人得受供養，是人若受供養，是名善受供養。」

「舍利弗！清淨持戒者，開化檀越者，及修多聞、讀誦經者，謂讀修多

羅、祇夜、授記經、伽陀、憂陀那、尼陀那，如是諸經；本生經、方廣經、未曾有經，阿波陀那論議經。是人久能清淨持戒，無有瑕疵，不垢不濁自在不著，智者所讚能自具足，隨順禪定時樂坐禪，如是比较我亦聽受供養。」

「舍利弗！身證法者無有疑悔，我聽是人高座說法。雖是凡夫，清淨持戒，心不貪著外道經義，一心勤求沙門上果，不貪利養；善巧定說，多聞廣喻猶如大海，乃至失命猶不妄語；不樂諍訟，自利利他，唯說清淨第一實義；所說如是，亦如是行，舍利弗！如是說者，我聽說法。如來所說能使諸法不相違逆，謂說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解脫知見。舍利弗！求利比丘，爲佛出家而破戒品，何用說法？何以故？舍利弗！我經中說：『若人自不善寂，自不能護，能令他人善寂自護，無有是處；如人自沒污泥，欲出他人，無有是處。若人能自善寂，能自護，能出污泥；欲出他人，則有是處。』是故舍利弗！我今明瞭告汝，誹謗如來其罪不輕。」

「實語比丘應聽說法，非妄語者；持戒比丘則能法施，舍利弗！高座說法決定斷疑，最是上事。若持戒不淨，著外道義，我則不聽。及妄語者，貴

世樂者，求利養者，樂諍訟者，我則不聽。我聽淨持戒者，質直心者，通達諸法實相者，高座說法。舍利弗！破戒比丘寧當捨戒，不著聖人相袈裟，覆藏罪垢，密作眾惡，受人信施。舍利弗！云何以小因緣，而於久遠受地獄身。」

〈囑累品〉第十

爾時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爾世時諸比丘等，於善法中云何精進？」佛告阿難：「且置莫問，所以者何？佛無量智所說經典，爾時比丘尚不能信，況能勤行？阿難！如來於有為法中所有智慧，一切辟支佛、阿羅漢等不能得知。阿難！如來所知法，若為汝說，汝則迷悶，何況是人當能信之？如來於今說如是經，爾時癡人猶尚不信，何況能信所說罪報？阿難！法應當爾：『自身是惡，謂餘亦惡。』如今第一懈怠比丘，爾時第一精進比丘所不能及；若所持戒威儀智慧，不得相比。如來若說此人所行一切過惡，轉身所受，是人不信，更起重罪。汝等若聞亦得憂怖，不能量其所受罪惡。」

「阿難！如來深法，受者難有。於意云何？好床茵褥，豚子樂不？」「不能也，世尊！」「阿難！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，此法深妙，智者所樂。是人不能信解通達，得出家已，自稱沙門，不能堪受如實教化；於此法中不能修心，不得滋味，振手而去，墮在惡道，猶如豚子捨好床褥。何以故？阿難！是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甚深清淨，非難化者所能信解。難降伏者、無智慧者、難滿者、難養者、破戒者、難與語者、住邪法者、行邪行者、貴財利者、以衣食爲上者、破威儀者、破戒德者、墮頂者、弊惡者、懈怠者、小欲者、小精進者、無羞者、耐羞者、匆匆營事業者、沙門中旃陀羅、沙門中白衣、沙門中敗壞、沙門中行邪道者、非沙門自言是沙門者、魔所吞者、與外道義合者、不如說行者、樂眾鬧者、樂散亂語者、具有魔事者、魔衰惱者、煩惱熾盛者、我見者、人見者、眾生見者、顛倒者，於我此法若能信解通達，無有是處。何以故？阿難！我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清淨快樂，與此惡人不相稱可。阿難！譬如百千億三千大千世界，中間曠遠，此弊惡人遠沙門法猶尚如是，況除煩惱得涅槃？阿難！如此事者說不可盡，當來沙門弊惡鄙賤，深懷慳貪，

深懷瞋恚，深懷不信，三毒熾盛，心行粗獷，難可制御。」

「阿難！譬如良田善熟，以火自燒；甘膳美食，而自著毒；舍宅所有，以火自焚，爲應爾不？」「不也，世尊！」「阿難！如是未來世癡人，因以我法得受供養，而不信解如來功德，又不能信如是等經，不能堪忍如實說過，自知瘡疣而逆我語；如是癡人，依佛自活，而逆是法。阿難！爾時閻浮提內，如是癡人充滿其中。阿難且置，何用求此愚癡惡人，徒生徒老所行惡事？」

爾時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何名此經？云何奉持？」佛告阿難：「此經名爲佛藏，亦名發起精進，亦名降伏破戒，亦名選擇諸法，當奉持之。阿難！若人誦持是經，所得功德無量無邊，所以者何？破戒比丘，尚不能信、讀、誦、教人，況於是中得歡喜心？何以故？阿難！譬如惡賊，於王大臣不敢自現，盜他物者不自言賊。如是，阿難！破戒比丘成就非沙門法，尚不自言是惡，況能向餘人說？自言罪人？阿難！如是經者，破戒比丘隨得聞時能自降伏，則有慚愧，持戒比丘得自增長。」

說是經時，無數諸天於諸法中得法眼淨；惡魔及諸眷屬皆大憂惱，如墮十六種火坑，大啼哭言：「瞿曇沙門知我覺我，我常長夜願佛滅後破持戒者，助破戒者，欲令諸惡比丘不知佛法，但知讀誦。我欲於佛法中破安隱心，語言此非佛法，無有義趣。瞿曇於今在諸天人大眾之中守護是法，遮我所願。魔說此已，心懷憂惱，忽然不現。爾時世尊欲明瞭此事，而說偈言：

我所說諸法，隨順第一義；有爲不堅牢，如夢之所見。

我今說此法，呵責未來事，隨順第一義，防制諸惡人。

爾時惡世中，比丘心擾動，諍訟生是非，不能得涅槃；

沙門及白衣，所說無有異，爾時我此法，與俗法無別；

爲諸在家說：「汝知我希有，我得於佛法，初道第一果。」

更有比丘言：「我說不異是，此人與我同，我真見法者。」

見法不見者，爲致白衣故，各於自法中，而生其議論。

有言一切有，有言一切空；不住於正道，性惡毀我法：

「汝勿近是人，可來親附我，爲汝說真法，如我疾得道。」

如是諸音聲，流布於遠近，同心相黨助，破我所教法。
譬如諸惡賊，同惡共爲侶，反逆破國土，城邑及聚落；
爾時諸比丘，難可得開化，鈍根深貪著，小智依我人，
不解於如來，隨宜所說法，說有漏增上，自言是得道。
在於大會中，多有諸比丘，皆言有智慧，求智無一人。
若是大會中，或有一比丘，如實有智慧，皆呵言無智。
諸天神等見，法王道散壞，咸皆懷憂惱，相對而啼泣。
中有諸樹神，從樹而墮地，咸言釋師子，妙法今悉壞；
佛寶法僧寶，在世猶未久，如何於今日，悉皆當散壞。
我等不復聞，如來所說法，癡愚無所知，上道今將滅。
爾時諸地神，皆出大音聲：「如來大法炬，於今當滅盡。
諸天諸神等，後莫有所悔，而言不見聞，佛道今已滅。
如來無量劫，自利亦利人，忍受諸苦惱，發願得成佛；
釋師子大聖，度諸眾生者，清淨微妙法，今將欲滅盡。

癡惡諸賊等，於今當得力，無有慈愍心，互相謗毀惱。魔使及魔民，鈍根難開化，諂曲懈怠心，瞋恚壞佛法；但於空林中，坐禪滿三月，自言是羅漢，無禪況得道。不得言得道，死言入涅槃；眾人信起塔，而自入地獄。」

如是癡空者，互共相輕恚，我於無量劫，所得今盡壞。爾時虛空神，共見釋師子，妙法毀壞信，發聲皆啼泣。四天王聞此，皆共懷憂惱，時與諸天神，僉皆共來下，阿羅迦槃城，夜叉神眾來，僉皆大啼哭，出可畏音聲。有諸七寶城，嚴飾極微妙，失色皆如土，諸天不樂住。悲號大啼哭，處處皆來集，各共懷憂惱，相見不能言。宛轉臥在地，發如是音聲，共行閻浮提，見是大怖畏，佛子自鬥諍，破壞而分散。皆從天上來，共詣我生處；天神諸寶城，七日無光色，各共坐啼哭，滿七日不起；

「如何大精進，勇猛世間尊，我等見住此，今當不復見。」

咸共詣祇洹，相對而啼哭：「佛此說四諦，我等此中聞。世間將盲冥，互相輕恚慢，但起諸惡業，還墮於惡道。諸天妙宮殿，可惜今將空，我等諸天神，無復救度者。」爾時閻浮提，毀壞無威色，經行處樹下，山窟無善人。一切諸世間，悉皆大燒動，諸天及大神，音聲可怖畏。爾時忉利天，舉手大悲哭，各於宮殿中，發聲而呼喚。諸天宮殿中，皆稱說我言：「永離大聖王，爲我說法者。」忉利天六月，不食修陀食，不聽伎樂音，憂愁如喪子。諸阿修羅眾，聞有如此事，皆共相命集，欲攻忉利天。時諸閻浮王，皆共相征罰；諸天阿修羅，亦皆共戰鬥。爾時諸比丘，及諸比丘尼，多墮惡道中，少有得免者。破戒諸白衣，隨順惡比丘，以是因緣故，皆趣於惡道。諸惡優婆夷，隨順惡師故，亦復入惡道，世間皆燒動。有入城聚落，有至山林中，東西懷憂惱，以損其壽命。

爾時多惡賊，多有諸險道，種五穀不生，若生蟲所食。
爾時世人民，飢饉多餓死，死墮餓鬼中，久受諸苦惱。
時人施佛物，塔及四方僧，輒皆共分食，我後僧如是。
「阿難汝等當，勉力勤精進，莫見後末世，如是眾惡事；
一切諸凡夫，愚癡無有智，起諸凡夫業，疾墮惡道中。
汝等勤讀誦，是名智慧因，若爲智慧故，疾得至勝處。
我學世正見，汝亦如我學，斷世障礙事，疾得至勝處。
勤行八聖道，當疾得涅槃，思量求自利，我所說如是。
是劫過去後，六十劫無佛，尚無佛音聲，況有得道者。
時世諸人民，飢餓所逼切，無有孝慈心，食母食兒肉。
時諸家生子，常護恐他食；誰聞是惡事，復起生死業。
諸苦癡爲本，五陰貪爲本，若不樂五欲，當斷諸貪著。
受福果報時，深生貪著心，貪著因緣故，起惡墮惡道。
無漏法空寂，世間無牢固，若知如是者，汝等應疾行。

無心生心想，而自大驚畏：『我爲作不作，是事爲云何？』如是諸凡夫，思惟而籌量：『我當云何作？』如是常啼哭。無陰生陰想，無我生我想，聞自相空法，如是亦迷悶。不知佛如實，所說諸陰義，聞則以爲定，畏處無畏想。我說去來今，諸陰皆空寂，三世悉平等，猶若如虛空。所有過去佛，亦說自相空；未來世諸佛，亦說自相空；我今出於世，亦說一切法，自性自相空，三世無有異。當來人不知，佛所說實義，貪著我眾生，常墮於惡道。當來世如是，大惡甚可畏，汝等勤精進，莫見是惡世。」

佛說此經已，長老舍利弗及諸比丘眾，一切世間天人大眾，聞佛所說，皆大歡喜，信受佛語。

佛
藏
經

出版者：佛教正覺同修會

地址：103 台北市承德路三段二七七號九樓

電話：總機○11 25957295（夜間）

傳真：○11 25954493

郵政劃撥帳號：一九〇七二三四三

帳號：○四六〇〇一九〇〇一七四 臺灣銀行民權分行

公元二〇一二年六月 恭印五千冊

公元二〇二六年二月 PDF 修訂版

（版權開放 歡迎翻印）

